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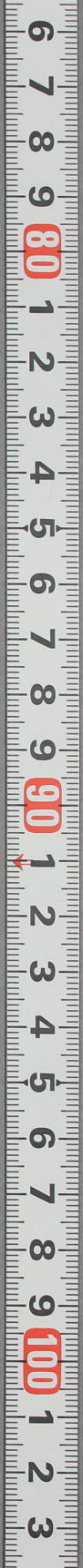
類函 百五十



三百二十九 六巧藝

三百三十 七巧藝

423
427
150



門 4 3
卷



新念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
廿八日諸田一人
月山田一人
悼君以贈

早稻田齋圖書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九

巧藝部六 圍碁

圍碁一

原說文曰奕圍碁也 論語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
 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左傳曰太叔文子謂甯
 喜曰視君不如奕碁其何以免乎奕者舉碁不定不勝
 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 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
 於奕奕進退取與攻劫放舍在我者也 **增**山海經曰
 休與之山有石焉名曰帝臺之碁五色而文狀如鶉卵
 方言曰圍碁自關東齊魯之間謂之奕 楊子法言

曰斷木為碁椀革為鞠亦皆有法焉 後漢紀曰夫奕者之思盡於一局者也聖人之明周於天下者也苟一局之勢未嘗盡同則天下之事豈必相襲哉 吳志曰孫權太子和嘗言當世士人宜講脩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遊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 又韋曜論曰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 又曰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碁三百孰與萬人之將 語林曰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碁為手談 魏王粲圍碁賦序曰清寧體道稽謨元神圍碁是也 左思賦曰顧非繫卵於疊碁焉至觀形而懷怛 顏氏

家訓曰圍碁有手談坐隱之名頗為雅戲但令人耽憤廢喪實多不可常也 周書儒林傳曰譬猶碁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非當或成彼利 杜陽雜編曰日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中生玉碁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焉冬溫夏涼故謂之冷煖玉又產如楸玉狀類楸木琢之為碁局光潔可鑒 五代史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碁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為之易置其處則勝者所用敗者之碁也 宋史潘慎修云碁之道在乎恬然而取

舍為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幾可以言碁矣 夢書曰夢圍碁者欲鬪也 宋張擬碁經曰萬物之數從一而起局之路三百六十有一一者生數之始據其極而運四方也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數分為四隅以象四時外周七十二路以象其候局方而靜碁圓而動自古及今奕者無同局能用意深而存慮精以求其勝負之由則至所未至矣 又曰碁者以正合其勢以權制其敵故計定於內而勢成於外 明楊升菴集曰諺云敗碁有勝著惜乎當局者迷耳

圍碁二

原博物志曰堯造圍碁丹朱善碁 **增**潛確類書曰烏

曹作賭博圍碁 劉向說苑曰晉孫息諫曰臣能累十

二碁子加九卵於上公曰危哉孫息曰有甚於此者

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侍高帝於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

竹下圍碁 **原**蜀志曰魏軍次於興平假費禕節率眾

往禦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圍碁於時羽檄交馳

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試觀君

耳君信可人必能辨賊者禕至賊遂退 魏志曰王粲

觀人圍碁局壞粲為覆之碁者不信以杷蓋局使更以

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 又曰桓譚蔡邕善音
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碁太祖皆與埒能
增江表傳曰呂範討山越還白事於孫策從容獨與圍
碁因論軍旅 晉陶潛搜神後記曰嵩高山北有大穴
嘗有一人誤墮其中尋穴而行計可十餘日忽見草屋
中有二人對坐圍碁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飢渴
碁者曰可飲此遂飲之碁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但投
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墜者如言半年許乃
出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大夫所飲者玉漿也所
食者龍穴石髓也 晉書曰賈謐嘗與太子奕碁爭道

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
山堂肆考曰晉潘茂名永嘉中入山逢二道士奕碁
立觀久之道士顧謂曰子亦愛此否荅曰入猶蛇竇出
似雁行道士笑可其說 **原**晉中興書曰陶侃爲荊州
見佐史博奕戲具投之於江曰圍碁堯舜以教愚子博
殷紂所造諸君並國器何以此爲 俗說曰殷仲堪在
都嘗往看碁諸從在瓦官寺前宅上於時袁美與人共
在窗下圍碁仲堪在裏問袁易義袁應荅如流圍碁不
輟袁意傲然如有餘地殷撰辭致難每有往復 **增**世
說新語補曰謝公與人圍碁俄而謝元淮上信至看書

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荅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 又曰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碁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傍有客曰此年少戲廼不惡王徐舉手曰此年少非惟圍碁見勝西陽雜俎曰晉鳩摩羅什與人碁拾敵死于空處如龍鳳形 晉起居注曰鎮東司馬顏延之坐圍碁免官沈約宋書曰羊元保爲黃門侍郎善奕碁品第三太祖與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集事淵海曰齊高帝性寬常與直閣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共碁累局不

倦覆乃抑上手不許易行其弘厚如此 齊書曰陸雲公善奕碁嘗夜侍坐武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爲侍中故以此戲之 梁書柳惲善奕碁帝每敕侍坐仍令定碁譜第其優劣 南史到溉傳曰梁到溉爲侍中與武帝碁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嘲之曰狀如喪家狗又似懸風槌 孔帖曰龐師古泊清口張訓自漣水來楊行密使將羸兵千人爲前鋒師古易之方圍碁軍中不顧 文苑彙雋曰黎州圖經云有人駕牛采樵入蒙秦山見二老人奕碁其人繫牛坐斧而觀局未終老人謂曰非汝久留之所樵起而斧柯已

爛牛已爲枯矣 唐張說蚘顓客傳曰蚘顓客偕一道
士與衛公李靖俱謁劉文靜時方奕碁起指而語少焉
文靜飛書迎文皇看碁道士對奕蚘顓與公旁侍焉俄
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道士慘然斂碁子曰此局全輸
矣 山堂肆考曰太宗時有一待詔賈元者常侍上碁
太宗饒元三子常輸一路太宗知元挾詐乃謂之曰此
局汝復輸當榜汝旣而滿局不生不死太宗曰汝非詐
也更圍一局汝勝賜汝緋不勝當投汝於泥中旣而局
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今旣局平是汝不勝也
命左右抱投之水乃呼曰臣握中更有一子太宗大笑

賜以緋衣 酉陽雜俎曰一行公本不解奕會燕公宅
觀王積薪碁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
若念貧道四句乘除語則人人爲國手 又曰上夏日
嘗與親王碁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子將輸貴妃放
康國獮子上局局子亂上大悅 酉陽雜俎續集曰東
都龍門有一處天寶中北宗雅禪師於此處建蘭若庭
中桐始華有異蠶聲如人吟詠禪師諦視之具體人也
網獲一寘於紗籠中忽有數人翔集籠首若相慰狀曰
叱叱予與青桐君奕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可爲禮星
子詞當爲料理禪師舉籠放之 潛確類書曰王積薪

夢青龍吐碁經九部授已其藝頓精 天中記曰翰林
碁者王積薪從明皇幸蜀寓宿深溪之家但有婦姑止
給水火纔暝闔戶積薪夜聞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為適
與子手談可乎堂內無燭婦姑各在東西室對談已而
姑曰子已北矣吾止勝九枰耳遲明王具禮請問出局
盡平生之好布子未及數十姑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
勢因指示攻守殺奪揀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曰此已
無敵人間矣謝而別回顧失向之室矣 北夢瑣言曰
滑能善奕忽有一小子自云張清與能對奕思其精敏
能異而詰之曰我非世人天帝召公著碁能忽奄然

趙德麟侯鯖錄曰唐杭州鉅刺史欲除李遠為守宣宗
曰遠詩云青山不厭千杯酒白日惟消一局碁如此安
能治民也 杜陽雜編曰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王
子善圍碁上教顧師言待詔為對手至三十三下勝負
未決師言躍尋君命汗手凝思方敢落指謂之鎮神頭
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迴語鴻臚
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王子掩局而吁曰
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顧師言
三十三鎮神頭圖 天中記曰唐僖宗自普王即位素
不曉碁一日夢人以碁經三卷焚而使吞之及覺命待

詔觀碁凡所指畫皆出人意 又曰後主初嗣位數與嬖妾奕碁蕭儼入見作色投局於地後主大駭曰汝欲效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則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爲罷奕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太宗當天下無事留意藝文而琴碁亦皆造極品時從臣應制賦詩皆用險韻往往不能成篇而賜兩制碁勢亦多莫究所以故不得已則相率上表乞免和訴不曉而已王元之嘗有詩云分題宣險韻翻勢得仙碁蓋當時事也 明劉仲達鴻書曰王荆公與人對奕未嘗致思其勢將敗輒以手亂局 山堂肆考曰宋陸象山少時常坐臨安市觀碁初

未有得乃買碁局一副歸懸於室臥而仰視之忽悟曰河圖數也 宋張端義貴耳集曰孝宗萬幾餘暇留心碁局詔國手趙鄂供奉由是遭際官至武功大夫浙西路鈴因郊祀乞奏補懇祈甚至聖語云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耳 河東記曰馮舉鎮淮南有一叟謁之稱南山木強人能論兵及驗之乃一局碁耳 中州集曰金史公奕文章書翰皆有前輩風調下至碁棚之技亦絕人遠甚 元周達觀誠齋雜記曰齊婁逞乃東陽女子變服爲丈夫能奕又解文義仕至揚州從事 明朱國禎遜國臣傳曰劉長史璟文成公次子也嘗至燕

文皇與奕璟輒勝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
可讓處則讓不可讓璟不敢讓也 從信錄曰宣德中
召用舊人蹇義等皆承順惟黃福持正不阿命圍碁曰
臣不會著碁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
不教無益之事 馬觀瀛涯勝覽曰三佛齊國俗好賭
博如把龜奕碁鬪雞皆索錢具也 王弼州四部彙曰
余少時睹鮑生一中奕不能悉其妙第見其批亢擣虛
無衡陣耳 王穉登荆溪疏曰計入荆溪之日坐舟中
看萬子寅與吳幼元奕子寅寬然長者他喜怒不少見
顏色惟奕顧獨使氣每楚風不競輒提局擲子迸散如

走盤幼元愈捧腹謔之其氣愈盛甚者自搏頰俄復手
談津津忘之矣

圍碁三

原賭墅

爭道

符堅入寇眾號百萬京師震懼謝元入

言乃令張元重請安遂出遊小墅與元碁賭墅安常劣

於元是日元禪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矯情鎖物如此

笑曰與爾似有瓜葛那得為爾 忘憂 致志 祖訓字

奕碁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奕碁訥曰以忘憂也

致志惟秋是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 爛柯

投局 晉書曰王質入山斫木見二童圍碁坐觀之及

年與人圍碁西南有碁死旁有人曰南風急或 言陣

覆舟人悟救之大怒投碁於地識者知其暮年

巧藝部 圍碁

見智

曹子建喻兄作圍碁言陣如此淮南子曰

無益

有禁 吳韋曜字弘嗣為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

禁博奕其五政

增九品

十要

品有九記曰夫圍碁之

曰坐照三曰其體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

曰坐照三曰其體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

因作碁說以慎舉十要以明其義太宗屢召對奕

易 賭詩 上見圍碁二與合驛事類曰荆公在鍾山下

善詩 荆公為代作今集中所謂薛秀才者是也薛既官

局 王安石碁詩曰戰罷兩奩收黑 運智 通神 石介

詩曰通智奇復許曰幾局賭山果 運智 通神 石介

有碁師閑秀才說嘗有道入善碁凡對局率饒人一先

道人有詩云欄柯真設妙通神一局管經幾 聞聲

對面 白居易碁詩曰映竹無人見時聞下子聲 守默

藏機 高輦詩曰不言如守默設計似平讐 閑爭

靜算 程伯淳碁詩曰却凭文揪還自笑雄如劉項

玉局 石枰 洪玉父碁詩曰敢言白玉局聊取紫羅囊

上黑肌而赤脈 龍牙 馬驢 孔奕山始登者得石枰於

局與碁子并成竹筒中繫馬驢間 鬪碁 飛碁 南

書蕭惠碁傳曰當時能碁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

戲 避巧於鬪碁 又虞愿傳曰明帝好碁甚拙去格

賭 戲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碁臣 推枰 亂局 山堂

抗不能斷帝終不覺好之愈篤 推枰 亂局 山堂

曰昔武帝與中書令張華圍碁杜預表適至言伐吳華
 推柯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國富兵強吳之荒淫驕虐
 宜亟討之記纂淵海曰石晉陳保性極鄙吝每
 與人奕碁敗則手亂碁局懼所賭金錢不欲償也
 論制律吳志曰孫權太子和以博奕妨事費日無益
 庶子章曜退而奏論和以示賓客列朝詩集本傳曰
 王思任有雋才居官通脫自放好以談諧為文微律
 製奕律枚舉郭守分惜名謙環之第九子也璟於
 苑中與宰相奕碁令從謙賦觀碁詩曰竹林二君子盡
 日意沈吟相對雖無語爭先各有心詩曰強知易失守分
 固難侵若算幾籌處滄溟想未深又曰韋延祐圍碁
 與李士秀敵手秀惜其名不肯先寧輸延祐籌終饒兩
 路虛心適性奕碁中堂退食對局以外勿以碁子役
 問李昉虛心之法對曰請侍中弼諧之外勿以碁子役
 心虛已半矣公曰如子之言何止於碁凡有所著即不
 虛矣又曰王荆公碁品殊下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
 手疾應覺其勢將敗便斂之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

勞神不
 如且已
 者且言元每進新圖妙勢悅感明主恐坐馳睿襟神氣
 鬱滯上謂言者曰朕非不知聊避六宮之感耳世說
 新語補曰李納性編急酷尚奕碁每下子安詳極於寬
 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則密以碁具陳於前納視便欣然
 改容取子布
 算都忘其志
 徐希聖若而人為之冠京師派則有顏倫善李筌若而人為
 謙若而人為之冠京師派則有顏倫善李筌若而人為
 之冠又劉仲達鴻書曰劉則有顏倫善李筌若而人為
 須宜緩三又劉仲達鴻書曰劉則有顏倫善李筌若而人為
 應九彼強自保十勢孤取和
 鳴世字太古善奕碁每借方罨以翫世
 馮鑑續事始齊武陵王作側楸碁局
 乾象孔帖曰人能盡數天星則知碁勢
 則擊之一夕夜將半擊耳命碁對奕俄頃報太倉災命
 曰睡不安思聖上奕碁耳命碁對奕俄頃報太倉災命

圍碁

二

駕往救劉止之曰且奕請先遣內使充乘輿往遂如
 言回則內使已斃車中聖祖驚曰何知以救朕厄曰觀
 乾象有變特鬪白黑象陰陽黑愈詩曰圍碁關白
 來奏聞耳說佛法神聖教浮山法遠禪師歐公造
 以法陰陽說佛法神聖教浮山法遠禪師歐公造
 其堂以與客某遠坐其旁歐公收局請因碁說法乃鳴
 鼓升坐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敵手知音當機
 不讓若是不解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張局破後徒勞
 門作活不道肥瘦易得瘦腹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
 連幹時以頭掉休誇國手漫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
 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云從前十九
 路迷幾多人歐公嘉歎久之西京雜記曰杜陵杜
 夫子善奕碁為天下第一人其碁費輸三物消
 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有神聖教其費輸三物消
 兩輪山堂肆考曰宋楊大年與西廳參政侍郎奕碁子
 端硯輪歐陽炯碁詩以詩見徵屬宣毫適盡但送蜀戲
 曰開消日月兩輪空金面盤檀心子書八十猶參

禪大為訪之以手拍碎金面碁盤尚書尋悟之白鵝
 又曰關城中貴家以紫檀心瑞龍腦為碁子
 鵝墨後猥宗幸岐倭每與兩使勅令碁兩使不勝泊
 剛以手壞之怪呼為白鵝記纂淵海曰徐峯善碁段成
 呼曰白鵝泊應聲至白鵝若洩不在兩使將輸必大
 式欲窮其術使子過我十倍雙魚脂刻龍腦防述
 後記曰昔楊氏家婦溺死化為魚其脂膏可燄燈燭以
 異照鳴琴博奕則爛然有光及照絳績則不復明焉
 下見檀宜檐兩對秋燈一路鏡最宜檐竹雨蕭蕭
 心子注又山谷詩曰覆圖文桑局響玉盤教丹朱碁以
 聞夜雨下子對秋燈文桑局響玉盤教丹朱碁以
 聲與律呂相應蓋用響玉碁盤非有異術也號碁聖
 遇碁仙抱朴子內篇曰嚴子卿馬綏明有碁聖之名
 拜金鑄紫堂仙仍坐於席勝負心殺活手邵雍詩
 巧勝克之利萬不失一

交爭意難忘勝負心不動殺活手難專楊元素作碁說疏奕問

詩曰安危心不動殺活手難專楊元素作碁說疏奕問

十要注奕問明王四脚盤一色子山堂肆考曰東坡

睡衆人食飽下碁巖老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

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巖老常用四脚碁盤著一色黑

子昔與邊韶對手今被陳搏饒先釣空鉤落飛電

著時自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原南風不競局劫亦急

上見蘇軾詩黃庭堅原南風不競局劫亦急

碁詩曰飛電落文楸原南風不競局劫亦急

之觀人奕曰南風不競人曰此即所謂管中窺豹時見

留阮簡字茂弘為開封府令有劫賊吏白曰甚急

簡方圍碁長嘯吏曰劫急簡曰局上劫亦甚急居

喪或觀聞喪不止容貌毀悴不拘禮制或觀博奕然

而舉哀號咷吐血數斗失禮迷風廢時曠日

也失禮迷風圍碁是勢似兔宮形如蛇穴羸師延

敵運計乘虛博奕為戲典禁尤明增闔闢縱

橫方圓動靜李巖碁賦曰妙縱橫闔闢之機神出沒

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碁局圓若碁子動若碁生靜若

若聘材靜若若得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碁生靜若

馬目雁行下見馬融賦詩綴五饒三花六持七上

說佛武賦古松流水清簟疏簾蘇東坡觀碁

不勝於古松流水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

也其聲於古松流水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

簟映簾看奕碁席上談兵邱前懸幟宋黃庭堅

談其較兩碁何遜春者紀聞曰碁待詔劉仲甫初下

錢塘忽於邱前懸一幟曰江南碁客劉仲甫奉饒天下

碁先并出銀盆酒器等三自星云連敗數局私易

巧藝部尚書負也時竟無與敵者

一子元蔣正子山房隨筆曰永嘉余德麟與聶碧窓奕
僕能基欲試數著不敢聶仙丹者國手也余給聶云某有
書凡字可憐道士碧不識地仙丹聶大笑曰吾固疑其
不凡簿公罷基發遣見基者易守東都公退必手談會
有文簿公罷基發遣見基者易守東都公退必手談會
以遣籠手孰視然鬣徐思籠王安石詩曰孰視
金溝銅池玉壺銀臺南史羊元保傳曰文帝好與元
何召我耶其子戎曰金溝清池搖執基手顫
爭劫神悟容見之驚起曰後舉狀元也明年果薦省闈
優等惟殿試不如意日與同舍生圍碁每拈子欲下必
罵曰吾相問中誰能見之誤也一日有士人通謁行中
基乃出客附耳語曰吾乃梁御藥門客持令奉報足下
榮辱交戰故不能自持也唯唯而人執基手顫蓋緣

文死救全景文方與客碁看救訖置局卜神色恬然爭
劫竟斂子納奩徐言奉救見賜以死以教示客因舉賜
勸遂仰飲而絕禁中引經御前覆圖廉餘話曰
沈之才者以基得幸思陵為御前祇應一日禁中與其
類對奕上喻曰切須子細之才遽曰念茲在茲上怒云
技藝之徒乃遽敢對朕引經邪命內侍省打竹篾二十
逐出南史蕭惠基傳曰宋文帝時羊元保為會稽帝
遣褚思莊入東宮與元保戲恚曳裴遐忿歐劉樹
世說新語曰裴遐在周馥所與人圍碁馥司馬行酒馥
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墜地遐還坐容止如常復
戲如故北史古弼傳曰上谷人上書言宜減上谷苑
圖大半以賜貧者弼入欲陳奏遇魏主與給事中劉樹
基志不聽事弼忽起捽樹頭破荻為局碎瓦作子
殿之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
齊書曰武陵王畢少年時貧無碁局乃破荻為片縱橫
以為碁局指點形勢遂至名品宋張世南遊宦紀聞
曰永福徐貞君嘗牧牛山椒聞樂聲出林杪綠崖造觀
至則有二人奕拱立良久遺徐碁子一叱令歸歸即精
巧藝部

謝靈運詩卷一百九

圍碁

古

解手談持碎瓦器為子布地為局後傍局開尊對

奕淩事明歸昌世和陶詩曰富川人毛經任為開封戶曹性

敏悟一日方與客對奕開封尹以疑獄就質令罷奕經

曰波事奕基兩不相妨呼二吏讀款目視基局耳聽所

讀已而奕勝而處事偽為不勝常若未解曰李道

中理尹稱歎薦之以酒殺基博游公卿門角賭偽為不勝

而厚償之故得一時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狎南史

徐羨之傳曰羨之沈密寡言不以憂括子微笑鼓

喜見色頗工奕基觀戲常若未解京口忽與問與徐師

局大怒世說新語補曰蘇養直隱朝時便道過養直留

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括十子笑

淵海曰李杓直與人基而敗乃竊局始竟上倦遣還省

子率成詩南史蕭惠基傳曰齊高帝使褚思莊與王抗

全五更方波 基天洞覽曰王勃圍基率下四 眇方

子成一詩向人曰吾才奪造化一時百用皆可 眇方

蜀之參差 見曙星之磊落 焚貂冠而不知 拂龍

顏而莫悟 爭劫則鶴翔燕起 取勢則蠖屈龍舒

用智則汗手凝思 入思則開目順應 招悔吝則

抱朴興言 勞情思則吳儲發歎 青桐對局叱叱

而談 赤松臨枰仙乎奕 風神警亮不媿神童

名品卓高永推先輩 神遊局內俾縱橫以相生 意

在于先審虛實而遞變 攻彼顧我盡救應防拒之方

披元擣虛神出沒死生之變

圍基四

巧藝部 月鑑類編卷三十一

圍基

類兵法

新語曰世言圍碁或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疎

者方守邊隅

遠多得道而勝中者務相懸絕爭便求利下

趨也

魏氏春秋曰孔融被誅二子碁

何也

晉于寶搜神記曰管

巢而卵不破者乎

桑下圍碁

主天亡顏父乃求輅

命輅曰子歸覓清酒置脯飲盡更

刈麥地南大桑樹下有二人圍碁

但言顏依言往置脯飲盡更

於前其人貪戲但飲酒食脯不顧

數巡北邊坐者曰適來飲他

酒脯寧無情乎北坐者曰文書已

定南坐者曰適來飲他

之見超壽止可十九歲乃取筆挑

且得增壽北邊坐人

年活顏拜而回管語顏曰大助子

且得增壽北邊坐人

是北斗南邊坐

八絕莫與為比謂之子卿圍碁

局下

歸命曰王武子與武帝圍碁孫皓

舉碁局下

中興第一

齊中授書

述異記曰朱道珍嘗為孱陵令南陽劉廓

輟道珍以宋元徽三年六月二十六

日夜相就略無暫

疾亦亡

獨步當時

燭

後魏書曰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

乃以

獨步當時

非理

慰祖辭拙

戲

慰祖辭拙

曰

慰祖辭拙

出

慰祖辭拙

子

慰祖辭拙

等

慰祖辭拙

巧

慰祖辭拙

校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慕品

陳書曰梁武帝詔校定慕品到溉朱异以下並集

奕勝

陸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京師號曰神童

皆出

奕勝新羅祭又帖曰唐開元善慕認楊季鷹為副國高奕

其下

慕局都數夢溪筆談曰唐僧一行曾算慕局都

既用

事乃惡其與獻賂求退此夢瑣言曰蜀簡州刺

油客

鄧姓者能慕其家粗瞻重霸輒召對敵只令立侍

每落

一子俾退立於西北下候我算路乃始進之終

日不

下十數子鄧生倦立日不飽始不可堪女日又召或

諷鄧

生曰此侯本不為慕何不獻賂以求退乃獻中金

十錠

獲免出人意表集事淵海曰宋仁宗時有李重恩善

之李

慙奕慕之外一無所曉與對奕坐而昏睡人謂

思久

之方下一子重恩開目隨手應之皆出人意表

名下

無虛士出三衢祝不疑之右者紹聖初不疑以

計偕

赴禮部試至都為里人拉至寺庭觀國手慕集劉

仲甫

在焉眾請不疑與仲甫就局始下三十餘子仲甫

拱手

曰敢請官人姓氏與鄉里眾以信州李子明長官

對仲

甫曰仲甫備乏翰林雖不出國門聞衢州祝不疑

先輩

名品高著若審其人則今日適有容集不獲終局

當俟

親詣行館盡藝祇應也眾以實對仲甫再三歎服

曰名

下無虛士也後雖數相訪竟不復慕隱語冷齋

以慕

為言蓋知不敵恐貽國手之羞也

曰荆

公在鍾山與道士奕慕道士以無所爭故能入於不

先此

亦不敵先惟其不敢先是山堂肆考曰宋林和靖每

死不

生公笑曰惟不能慕云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

特慕

隱語也

撰糞

與作飯會東坡志林曰張懷民與張昌言圍棋

著慕

作飯會賭僕書字一紙勝者得此負者出錢

五百

作木野狐宋元懷拊掌錄曰葉濤好奕慕王介

飯會

事率皆失業故人目

某杆

以為木野狐

巧藝部

圍棋類

圍棋

增詩唐盧延遜詠碁詩曰十九條平路言平又嶮熾人心無算處國手有輸時勢迴星流遠聲乾下電遲臨軒纔一局寒日又西垂 釋子蘭觀碁詩曰拂局盡涓時能因長路遲點頭初得計格手持無疑寂默親遺景疑神入過思共藏多少意不語兩相知 鄭谷寄碁客詩曰松窓楸局穩相顧思皆凝幾局賭山果一先饒海僧覆圖聞夜雨下子對秋燈何日無羈束期君向杜陵張喬送碁待詔朴球歸新羅詩曰海東誰敵手歸去道應孤闕下傳新勢船中覆舊圖窮荒迴日月積水載寰區故國多年別桑田復在無 李洞陪鄭侍郎話詩著

碁詩曰落葉濺吟身會碁雲外人海枯搜不盡天定著長新月上分題徧鐘殘布子勻忘餐二絕境取意鑄陶鈞 又宿葉公碁閣詩曰帶風碁閣竹相敲局瑩無塵拂樹梢日到長天正未斷鐘來嶽頂劫須拋挑燈雪客棲寒店供茗溪僧熟廢巢因悟修身試貪教不須焚火向三茅 元稹酬段丞與諸碁流見贈詩曰鳴局寧虛日閒窓任廢時琴書甘盡棄園井詎能窺運石疑填海爭籌憶坐帷赤心方苦鬪紅燭以先施蛇勢縈山合鴻聯度嶺遲堂堂排直陣滾滾逼羸師懸劫偏深猛回征特嶮熾旁攻百道進死戰萬般爲異日元黃隊今宵黑

白碁斫營看迴點對壘重相持善敗雖稱怯驕盈最易
欺狼牙當必碎虎口禍難移乘勝同三捷扶顛望一詞
希因送目便敢待指蹤奇 劉禹錫觀碁歌曰長沙男
子東林師閒讀藝經工奕碁有時凝思如入定暗覆一
局誰能知今年訪予來小桂方袍袖中貯新勢山城無
事愁日長白晝懵懵眠匡牀因君臨局看鬪志不覺遲
景沈西牆自從仙人遇樵子直到開元王長史前身後
身付餘習百變千化無窮已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
擊三秋兵雁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行盡三
湘不逢敵終日饒人損機格自言臺閣有知音悠然遠

起西遊心高山夏木陰寂寂好處徘徊駐飛錫忽思爭
道畫平沙獨笑無言心有適藹藹京城在九天貴遊豪
士足華筵此時一行出人意賭取聲名不要錢 白居易
易碁詩曰山僧對碁坐局上竹陰清映竹無人語時聞
下子聲 張籍美人宮碁詩曰紅燭臺前出翠蛾海沙
鋪局巧相和趁行移手巡收盡數數看誰得最多 杜
牧送國碁王逢詩曰王子紋楸一路饒最宜檐兩竹蕭
蕭羸形暗去春泉長猛勢橫來野火燒守道還如周柱
史麈兵不羨霍嫫姚得年七十更萬日與子期於局上
銷 又曰絕藝如君天下少閒人似我世間無別後竹

窓風雪夜一燈明暗覆吳圖 杜荀鶴基詩曰對面不相見用心如用兵算人常欲殺顧己自貪生得勢侵邊遠乘危打劫贏有時逢敵手當局到深更 宋王禹偁送侍基衣襖天使詩曰昔事先皇叨近侍北門西掖華清地太宗多材復多藝萬幾餘暇翻基勢對面千里爲第一獨飛天鷲爲第二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陣堂堂皆御製中侍宣來示近臣天機祕密通鬼神乃知基法同軍法旣戒貪心又嫌怯惟宜靜勝守封疆不樂窮兵用戈甲 石介觀基詩曰人皆稱善奕伊我獨不能試坐觀勝敗白黑何分明運智奇復詐用心險且傾嗟哉一

枰上奚足勞經營 邵雍觀基詩曰未去交爭意難忘勝負心一條元妙路徹了没人尋 王安石贈葉致遠詩曰葉侯越著姓胄出實楚葉飄飄凌雲意強禦莫能懼忘情塞上馬適志夢中蝶經綸安所施有寓聊自愜基經著在手基設傳滿篋坐尋基局打側寫基圖貼攜持山林筱刺擲溝港鰈一枰嘗自副當熱寧忘筮縱橫子隨局臚膊聲出堞樵夫弛遠擔牧奴停晏饁旁觀各技癢切議兒女喁所矜在得喪聞此更心慄孰視籠兩手徐思撚長鬚微吟靜悄悄堅坐高帖帖未快巖谷叟斧柯掌爛浥趨邊恥局縮穿腹愁危業或撞關以攻或

觀眼而擊或羸行伺擊或猛出追躡垂成忽破壞中斷
俄連接終朝已疲精既夜未交睫翻然悟且歎此何宜
劫劫孟軻惡妨行陶侃懲廢業揚雄有前言韋曜存往
牒操具投諸江道耕而德獵 又棊詩曰莫將戲事擾
真情且可隨緣道我羸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
虧成 蘇軾觀棊詩曰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
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與棊者戶外屨二不
聞人聲時聞落了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釣意釣豈在
魴鯉小兒近道剥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
哉聊復爾耳 鄭俠觀棊詩曰三百六十路通精此有

門數竒藏日月機發動乾坤對面知為敵渾輸却有翻
詐貪常易喪仁守乃長存隻子如輕用全功更莫論就
令投險勝寧抵被圍奔縱得四方盡寧同一腹尊傍觀
饒好著當局柰嗔言慙媿中孚信幾危大壯藩坐觀成
敗者安得不驚魂 黃庭堅棊詩曰偶無公事客休時
席上談兵校雨棊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
湘東一目誠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誰謂吾徒猶愛日
參橫月落不曾知 陳造雪夜與師是棊詩曰投醪士
或醉說梅人不渴窮途餘樂事不受憂患過詩可供呻
吟棊亦識死活朝來喜雪句神藥胎可奪一枰與兒晤

斷無市聲聒既免沈舟讓不作賭墅謁指冷良易忍眼
花苦為孽疏置仍作罪隨意略細閱瓜葛勝負間時亦
近屑屑策幾奇兵塵地比弱王割吾非江左管舐犢愈
愛說升沈作豐悴今古無成說家居鼓吹具藉以保晚
節掀顛得一笑為汝倒蕉葉袖手聽殘更紅麟曠晴雪
元黃康棊聲詩曰何處仙翁愛手談時聞剥啄竹林
間一枰子玉敲雲碎幾度午窗驚夢殘緩著應知心路
遠急圍不放耳根閒爛柯人去收殘局寂寂空亭石几
寒葉顛圍棊詩曰圍棊白日靜舉袂清風吹神機衆
未識妙著時出奇我老天宇內白雪凝鬚眉坐閱幾輸

羸歷觀迭興衰古今豪傑輩謀略正類棊局終一大笑
驚起山雲飛 明王履石棊局詩曰奕仙何處石枰空
細細松陰婉婉風豈為商山難固蒂共呼風雨上飛龍
郭登棊詩曰怕死貪生錯認真運籌多少費精神看
來總是爭閒氣笑殺旁觀袖手人 吳寬觀奕詩曰高
樓殘雪照棊枰坐覺窓間黑白分袖手自甘終日飽苦
心誰惜兩雄爭豪鷹欲擊形還匿怒蟻初交陣已成却
笑面前岐路滿蘇張何事學縱橫

原賦後漢馬融圍棊賦曰略觀圍棊法於用兵三尺之
局為戰場陳聚士卒兩敵相當拙者無功貪者先亡

先據四道保角依旁緣邊遮列往往相望離馬目連
連雁行踔度間置徘徊中央收取死卒無使相迎當食
不食反受其殃雜亂交錯更相度越守規不固爲所唐
突深入貪地殺亡士卒狂攘相救先後并沒計功相除
以時早訖事留變生收拾欲疾營惑窘乏無令詐出深
念遠慮勝乃可必 晉曹據圍碁賦曰昔班固造奕旨
之論馬融有圍碁之賦擬軍政以爲本引兵家以爲喻
蓋宣尼之所以稱美而君子之所以遊慮也既好其事
而壯其辭聊因翰墨述而賦焉其辭曰局則鄧林之木
魯班所造規方砥平素質元道犀角象牙是錯是礪內

含光潤形亦應制於是二敵交行星羅宿列雲會中區
網布四裔合圍促陣交相侵伐用兵之象六軍之際也
張甄設伏挑敵誘寇縱敗先鋒要勝後復尋道爲場頻
戰累鬪夫保角依邊處山營也隔道相望夾水兵也二
鬪共生皆目并也持碁合圍連理形也覽斯戲以廣思
儀羣方之妙理訝奇變之可嘉思孫吳與白起世既平
而功絕局告成而巧止當無爲之餘日差見玩於君子
蔡洪圍碁賦曰命班倕之妙手制朝陽之柔木取坤
象於四方位將軍於五岳然後畫路表界立質朱文曲
直有正方而不圓算徒授卒三百惟羣任巧於無主譬

采菽乎中原於是攄妙思奮元籌玩服色尚駢駒旅進
旅退二騎迭驅翻翻馬合落落星敷各嘯歌以發憤運
變化以相符乍似戲鶴之干霓又類狡兔之繞丘散象
乘虛之飛雷聚類絕貫之積珠然後枕以大羅繕以城
郭綴以懸險經以絕落眇望翼舒翱翔容奕鬱掌南指
情實西射揚塵奄迹雖動詳悉或臨局寂然惟碁是陳
靜昧無聲潛來若神抑舒之役成子之賢也或聲手俱
發誼譁噪擾色類不定次措無已再衰三竭銳氣已朽
登軾望軼其亂可取也爾乃心鬪奔競勢使揮謙攜手
詆欺朱顏妬嫌然局不弘席子不盈卷秉二儀之極要

握衆巧之至權若八卦之初兆遂消息乎天文屈則尺
蠖舒則龍翻崔嵬雲起隆從浪傳崑崙山結杳如霧分
靜若清夜之列宿動若流彗之互奔殿未結而算了隸
首不得窺其門肩覆亂而不惑研桑不足識其源或設
死而稱枉臯陶不能治其怨或巧逸以樂胥后夔不足
以之贊亂云勢貌多矣孰能究傳遠求近取予一以貫
梁武帝圍碁賦曰圓奩象天方局法地枰則廣羊文
犀子則白瑤元玉方目無斜直道不曲爾乃建將軍布
將士列兩陣驅雙軌徘徊鶴翔差池燕起用忿兵而不
顧亦馮河而必危癡無戒術而好鬪非智者之所爲運

疑心而猶豫志無成而必虧今一碁之出手思九事而
爲防敵謀斷而計屈欲侵地而無方不失信而致寇不
助彼而爲強不讓他以增地不失子而云亡落重圍而
計窮欲桃巧而行促劇疎勒之屯遭甚白登之困辱或
龍化而超絕或神變而獨悟勿膠柱以調瑟專守株而
待兔或有少碁已有活形失不爲悴得不爲榮若有苦
戰未必能平用折雄威致損令名故城有所不攻地有
所不爭東西馳走左右周章善有翻覆多致敗亡雖蓄
銳以將取必居謙以自牧譬猛獸之將擊必俛耳而固
伏若局勢已勝不宜過輕禍起於所忽功墜於垂成至

如玉壺銀臺車廂井闌既見知於曩日亦在今之可觀
或非劫非持兩懸兩生局有衆勢多不可名或方四聚
五花六持七雖涉戲之近事亦臨局而應悉或取結角
或營邊鄙或先點而亡或後撇而死故君子以之遊神
先達以之安思盡有戲之要道窮情理之奧祕 梁宣
帝圍碁賦曰引如征鴻赴沼布若羣鵲依枝類林麓之
隱隱匹星漢之離離蠶起百塗從橫萬制或無厭而反
走或先贏而後濟 唐吳大江圍碁賦曰奇謀入妙
巧思參元雖一枰之可美起三隅而邈然似將軍之出
塞若猛士之臨邊及其進也則烏集雲布陳合兵連或

參差而易凌或齟齬而難便開馬眼以防後張虎口而
遮前磊磊似玉石之相飾粲粲若衆星之麗天爾其深
思遠慮知白守黑以仁義爲反道用譎詭爲明德或意
在東西而僞擊南北類行藏之通變同陰陽之不測於
是且侵且戰不恃不平雁行絡繹魚陣縱橫寧扶危以
救死不貪敗以喪生或偏攻於略地或專命於用兵或
輾轡以成劫或宛轉而入征雖勞形而竭思固難得以
言名及夫雌雄有沒疑多勝寡心悠揚而不定意沈吟
而未下名不可竊智不可假千慮萬計復何爲者行必
量力動則相時其措意也屢巧其適變也多姿勢出心

外命懸手中圍初開而復閉路欲塞而不通伊仁智之
可翫豈造化之爲功使夫離婁喪睹隸首迷術公子罷
宴而驚視樵客入山而忘出 傳夢求圍碁賦曰待隱
之園神仙所都世隔兩塵維以逍遙云爾飲過三爵不
有博奕者乎於是巍巍邃翁黃扉鉅儒召曲阿之仲子
延相水之堯夫枰設紋楸之木子出滇南之爐值天清
而地僻命對壘以爲娛小子不敏拜賜良圖抽毫進牘
以博胡盧夫其取法象於天地分剛柔於陰陽參駢羅
於列宿措經營於四方衍圖書之定位非巧曆之能詳
頗牧生乎尊俎良平坐乎帷帳轉盼變乎風雲倏忽交

乎雷電乃局面之一新豈依傍而保角若夫揮戈退日
指掌回天寶鑑造形而炳髮鬻刀迎刃而割鮮譬當路
之不遐何浚機之復連踈至如中外戒嚴連烽繹騷蜀
道之難若破竹秦關之卒如燎毛韜神機於密授見一
著之孤高別有龍戰收功虎穴得子倒載干戈勝心不
起享乾坤之清夷悟盈虛之妙理期大雅之明哲誠國
手之擅美嗟夫智者創法萬變無形達人大觀一順無
情稽古今之因革等陵谷之紛更通無方之妙用均多
岐之錯行於是翁也首肯尊俎無聲相與推枰而一笑
目送浮雲之遐征

原文後漢班固奕旨曰北方之人謂碁為奕弘而說之
舉其大略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碁
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
在人蓋王政也或虛設預置以自衛護蓋象庖犧網罟
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洩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
闕壞頽不振有似瓠子泛濫之敗作伏設詐突圍橫行
田單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償蘇張之姿三分有二釋
而不誅周文之德逡巡儒行保角依傍却自補續雖敗
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
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

魏應瑒奕勢曰蓋奕碁之制所尚矣有像軍戎戰陣之紀旌旗旣列權利蠶起絡繹雨集魚鱗雁峙奮維闡翼固衛邊鄙或飾遁僞旋卓轢駢列羸師延敵一乘虛絕歸不得合迺見擒滅淮陰之謀拔旗之勢也或匡設無常尋變應危寇動北壘備在南廡中碁旣捷四表自虧亞夫之智耿弇之奇也或假道四布周爰繁昌雲合星羅侵逼郊場師弱衆寡臨據孤亡披掃疆禦廣略土疆昆陽之威官渡之方也挑誘旣戰見欺敵對紛拏相救不量進退羣聚俱隕力行唐突瞋目恚憤覆局崩潰項將之咎楚懷之悖也時或失謬收奔攝北還自保固

完聚補塞見可而進先負後剋燕昭之賢齊頃之德也長驅馳逐見利忘害輕敵寡備所喪彌大臨疑猶豫算慮不詳苟貪少獲不知所亡當斷不斷還爲所謀項羽之失吳王之尤也持碁相守莫敢先動由楚漢之兵相拒索鞏也 **增**唐皮日休原奕曰夫奕之爲藝也彼謀旣失我謀先之我智旣虧彼智乘之害也欲利其內必先攻外欲取其遠必先攻近詐也勝之勢不城池而金湯焉負之勢不兵甲而奔北焉勝不讓負負不讓勝爭也存此免彼得彼失此如蘇秦之合從陳軫之遊說僞也若然者不害則敗不詐則亡不爭則失不僞則亂是

奕之必然也 明馮元仲奕難曰從前十九路云何而有所住然余其返之太素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難曰方四聚五花六持七云何肇於一然余其太虛為室著時自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難曰舉碁不定作伏抵巇何以披之然余亦烏能知林麓隱隱星漢離離入類狡兔之繞丘乍似戲鶴之干霄難曰子胡不精而很登絕巘馳峻坂然余損之又損寧學步蹇歸效顰醜女難曰子胡不脫胎換骨逼人咄咄然余不知四伐九伐飾遁偽疑聲手俱發難曰子胡不突圍橫行乘伎指揮然余不發殺機祇解閉門作活不解奪角衝圍

難曰子胡不深其壘伏萬矢出不出止不止然余幸逃於東奔西靡勝固欣然敗亦可喜難曰子胡不設詐坑屈人兵然余不操奇贏與世爭唯其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難曰子北矣胡不仰人鼻息大呼求救然余不近華胄怯訶詬寧當機不讓頻戰累鬪難曰子胡不工十三篇妙藉手傳然余何暇焉混沌譜但欲眠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饒先難曰子胡不埽爾軌塞爾允閉目不視然余行行且止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原序梁沈約碁品序曰奕之時義大矣哉體希微之趣

游錄類函卷三十一
舍奇正之情靜則合道動必適變若夫入神造極之靈
經武緯文之德故可與和樂等妙上藝齊工支公以為
手談王生謂之坐隱是以漢魏名賢高品間出晉宋盛
士逸思爭流雖復理生於數研求之所不能涉義出乎
幾爻象未之或盡聖上聽朝之餘因日之暇迴景紆情
降臨小道以為凝神之性難限入元之致不窮今撰錄
名氏隨品詳書俾粹理深情永垂芳於來葉 **增**宋宋
白奕棊序曰投壺博奕皆古也禮經有文仲尼稱焉奕
之事下無益於學植上無裨於化源然觀其指歸可以
喻大也故聖人存之觀夫散木一枰小則小矣於以見

興亡之基枯棊三百微則微矣於以知成敗之數是故
奕人之說有數條焉曰品曰勢曰行曰局品者優劣之
謂也勢者強弱之謂也行者奇正之謂也局者勝負之
謂也品之道簡易而得之者為上戰爭而得之者為中
孤危而得之者為下勢之道寬裕而陳之者為上謹固
而陳之者為中懸絕而陳之者為下行之道安徐而應
之者為上疾速而應之者為中躁暴而應之者為下局
之道緩而勝之者為上變通而勝之者為中劫殺而勝
之者為下品之義有淺深定淺深之制由乎從時勢之
義又有疎密分疎密之形由乎布子行之義又有利害

審利害之方由乎量敵局之義又有安危沒安危之理
由乎得地時有去來乘則得之過則失之子有向背遠
則斷之蹙則窮之敵有動靜緩則守之急則攻之地有
廢興多則破之少則開之能從時者無不濟能布子者
無不成能量敵者無不勇能得地者無不彊然從時之
權戒乎遷布子之權戒乎欺量敵之權戒乎忽得地之
權戒乎貪無謂品高而怠其志怠即將卑無謂勢大而
驕其心驕即將羸無謂行長而泄其機泄則將疲無謂
局盛而忘其敗忘即將危若然則制術於未形之前識
宜於臨事之際轉禍於垂亡之間具此道者為善奕乎

原啓梁任孝恭謝示圍碁啓曰隱雷自天昆蟲已聽浮
陰在漢柱礎先雷笑古人之不工知前事之已拙既妙
藉手傳乃事因辭見微而能顯婉以成章孝恭人實下
愚才歸末品效嘖醜反學步蹇歸文業未彰武功已墜
內媿齊竿外羞魯服濫出簪纓非增後車之數謬頒計
食空貴長安之米

原銘後漢李尤圍碁銘曰詩人幽憶感物則思志之空
閒玩弄遊意局為憲矩碁法陰陽道為經緯方錯列張
增評明馮元仲奕旦評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有吹
笙過者不知奕道是語也齊東乎不得不以此道推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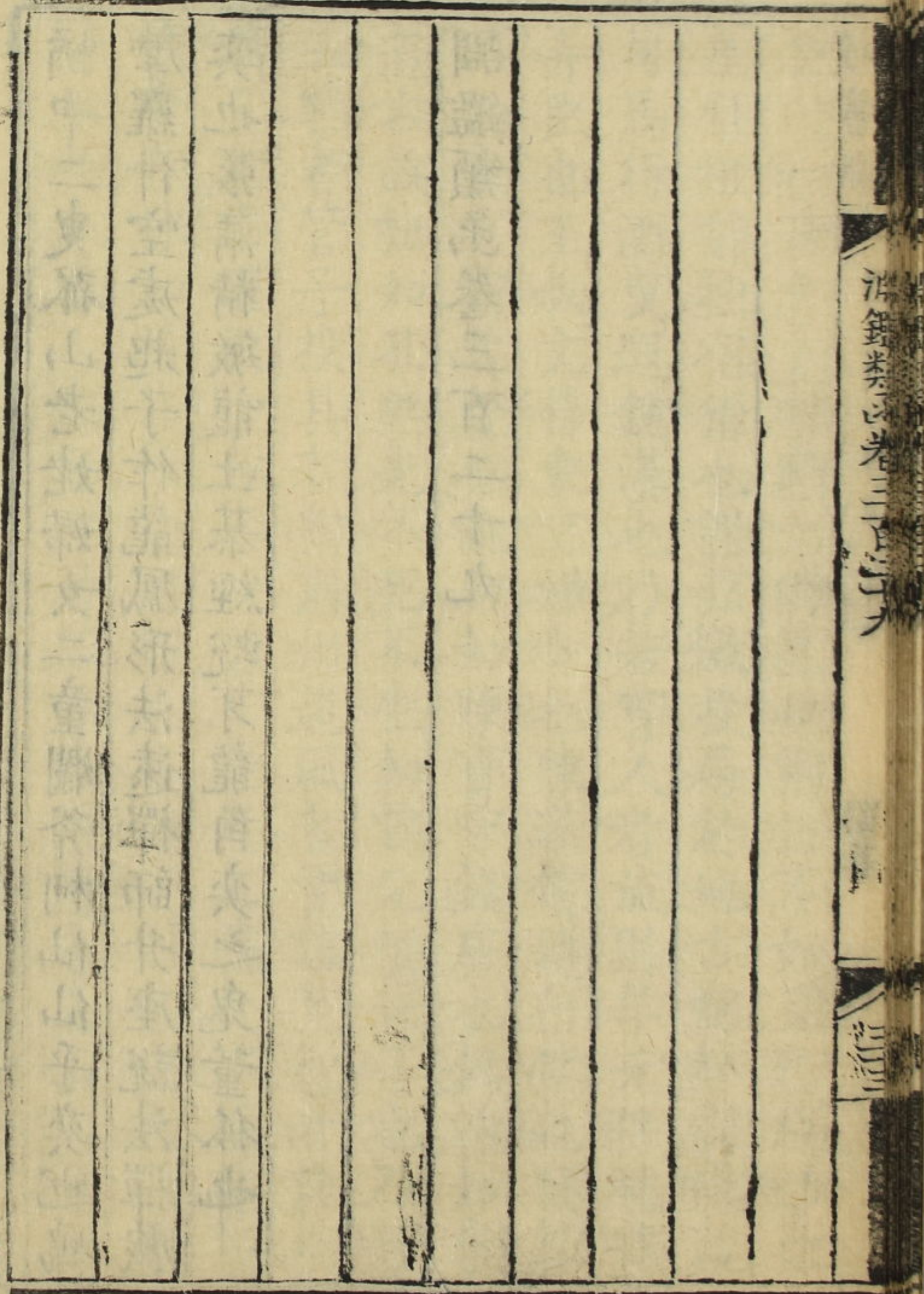
祖也褚胤七歲入高品奕中天士也王粲覆局不誤一
道奕中神人也王積薪繫局馬鬣間徵道上餅餌奕中
魁宿也滑能為上帝所取奕中香案吏也王中郎坐隱
林道人手談陸象山悟河圖奕中辨才也蘇養直今日
讓老夫一著李巖老四脚碁盤人數局我始一局鍾山
道士持碁隱語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及坡公喜敗
奕中之柱下史漆園吏也奕中有三老五更如祖納之
忘憂李訥之弄子忘患陳亞之手寒呵子武陵王暉之
破狄阮茂弘之局劫亦急袁羌之不輟尹文子之喻智
潘茂名之立觀到漑之低睡似懸風槌是也奕中有國

士如殷仲堪之能看梁武之素工丁晉公之酷好蔡穎
葉濤之等妙是也奕中有伉俠如王大令之窺豹何尚
之之救褚胤是也奕中有達伯如阿戎之視奕阮嗣宗
之淩賭是也奕中有通人如毛經之目視碁局耳聽淩
獄謝太傅之與過賭墅費禕之對戲無倦張茂先之推
枰袁羌之荅易義是也奕中有梟將杜夫子在西京為
天下第一有選首江霧中興第一有都匠羅騰獨步當
時有算博士褚思莊巧遲有千里豹王抗速思取勢有
人中龍則吳之嚴子卿馬思明爾時呼為奕聖是也乃
若不韻則王司空與子爭道擔夫也沈之才弄經被淩

繫囚也黃魯直誓黔江鄉愿也荆公不如且已羸師也
崔慰祖辭拙宿猾也謝弘微投局於地古弼摔劉樹頭
司馬行酒曳遐鈍漢也乃若宵人者流則羊元保補郡
弄臣也王叔文侍東宮婦寺也陳遂償博陪僕也候算
路如安重霸賈豎也亂局如陳寶守錢虜也偽輸如李
道古故拙如孔熙光不死不生如賈元妄佞子也乃若
五禁者管子投具者陶荊州迷風者賈誼見智者淮南
曠日者韋曜役心者李暉惜寸陰者王隱之不解著碁
擔糞者林和靖非撮囊則朽人非白丁則吠夜犬也是
皆俗物來敗人意者也乃若方外張倩永嘉山二道士

橋中二叟孤山老姥婦女二童爛斧柯仙仙乎奕也鳩
摩羅什空處起子作龍鳳形法遠禪師升座說法禪戲
奕也張清精敏龍吐碁經蛻牙龍角奕之鬼董狐也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九



游鑑類函卷三百三十

巧藝部七

彈碁 擲壺

博 塞 投壺

彈碁一

原藝經彈碁二人對局黑白碁各八枚先列碁相當下呼上擊之

博彈碁經彈碁間設者也 彈碁經序彈

碁仙家之戲也 記纂淵海魏戲法先立一碁於局中

餘者間黑白圍繞之 夢溪筆談彈碁局方二尺中心

高如覆盂其巔為小壺四角微隆起今大名開元寺佛

殿上有一石局亦唐時物也 宋陸務觀老學菴筆記

李進伯作考古圖云古彈碁局狀如香爐蓋謂其中隆

巧藝部

游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九

彈碁

起也 古今詩話白樂天詩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
謂持角長斜一發連半局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敘用
二十四碁者即此戲也後人罕為之矣

彈碁二

增晉傅元彈碁賦序漢成帝好蹴鞠劉向謂勞人體竭
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而作彈碁今觀其道蹴
鞠道也 彈碁經後序漢沖質以後此藝中絕獻帝建
安中博奕具皆得置宮中宮人以金釵玉梳戲於妝奩
之上及魏文帝受禪宮人因更習彈碁焉 **原**魏文帝
典論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惟彈碁略盡其妙乃為

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焉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子
嘗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 世說彈碁始自魏宮內文
帝於此技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
使為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碁妙踰於帝 又劉真長
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碁局曰何乃
洵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惟作吳語
耳 **增**後趙錄石閔使將軍蘇彥周成執石遵於南臺
如意觀遵時方與婦人彈碁 沈約宋書晉平刺王休
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在荊州時左右苑景達善彈碁上
名之休祐留不遣 天中記唐順宗在春宮日甚好彈

碁時有吉達高錢崔同楊同愿之徒悉為名手後竇深
崔長孺甄偶獨孤遼亦為亞焉至於長慶之末好事之
家見局猶多有解者 韓昌黎畫記在京師甚無事同
居有獨孤生申叔者與余彈碁幸勝之

彈碁三

原星懸 鳥跂 百中 一揮 應手 愜心 帶玉

局 石盤 老學菴筆記大名龍興寺佛殿有魏宮玉石
彈碁局上有黃初中刻字政和中取入禁中

帝京景物畧碧雲寺
後有金章宗石彈碁盤 戒貪 釋憤 盧諭彈碁賦伊
衆趣之無極諒

近世雅戲消愁釋憤時可為之
所戒以唯貪 顏氏家訓彈碁亦 勒銘 著譜 梁任
勗述

異記漢武帝於湖中牧馬處名為馬澤澤中有武帝彈
碁方石石上勒銘存焉 古今詩話彈碁有譜一卷唐

原妝奩之戲

導引之法

彈碁者雅戲也非事乎千百泉擲之數不遊乎紛競詆
欺之間淡薄自如故趨名近利之人多不尚焉蓋道家
所為專引 以代蹴鞠 不離綺紈 好蹴鞠有進彈碁
之法月 以代蹴鞠 不離綺紈 好蹴鞠有進彈碁

者以代之帝賜以青羔裘 梁冀別傳冀好彈碁暑夏
之月露首袒體唯在擣蒲彈碁不離綺紈袴之側

增 隱囊紗帽 霧帳銀牀 王維詩不逐城東遊俠兒
隱囊紗帽坐彈碁 東坡

詩霧帳銀牀初破睡
牙籤玉局坐彈碁 雖具美於踰平 終易虧於履

峻 風飄波動揮玉指以爭奇 霧散星離擲金鋌而

決勝 漢沖而後幾古藝之不傳 魏文以還幸絕伎

之擅巧

彈碁四

巧藝部

增錢塘五絕 致虛雜俎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皆出錢塘杜道鞠彈碁其一也

不平 古今詩話李義山詩莫近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尊也

彈碁五

原詩周王褒彈碁詩曰投壺生電影六博值仙人何如

鏡奩上自有拂輕巾隔澗疑將別隴頭如望秦握筆徒

思賦辭短竟無陳 增唐杜甫詩曰席謙不近彈碁

畢耀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

王建詩曰彈碁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鬪打危先打

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

增歌唐韋應物彈碁歌曰圓天方地局二十四氣子劉

生絕藝難對曹客為歌其能請從中央起中央轉鬪頗

欲闌零落勢背誰敢彈此中舉一得六七旋風忽散霹

靂疾履機乘變安可當置之死地翻取強不見短兵反

掌收已盡唯有猛士守四方四方又何難橫擊且緣邊

豈知昆明與碣石一箭飛中隔遠天神安志愜動十全

滿堂驚視誰得然 李頎彈碁歌曰崔侯善彈碁巧妙

盡於此藍田美石清如砥黑白相分十二子聯翩百中

皆造微魏文手巾不足比緣邊度隴未可嘉鳥跂星懸

正復斜迴飄轉指速飛電拂四取五旋風花坐中齊聲

稱絕藝仙人六博何能繼一別常山道路遙為余更作

巧藝部 詩歸類卷三十一 彈碁 四

三五勢 宋劉攽彈碁局歌曰漢王初厭蹴踘勞侍臣
始作彈碁戲東方諸公盛得名魏文邇來稱絕技後宮
妝奩仍可為客著葛巾尤更奇誰令朱墨異貴賤百世
紛紛無已時君從何處得此局石理溫華瑩寒玉山形
四隕澗谷深別將望秦森在目少年博戲日益新古事
不復傳今人君能興此亦先覺辟雍老儒悲絕學
原賦後漢蔡邕彈碁賦曰榮華灼爍萼不韡韡於是列
象雕華逞麗豐腹斂邊中隱四企輕利調博易使騁馳
然後柢掣兵碁夸驚或風飄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
如行如留放一弊六功無與儔 魏文帝彈碁賦曰惟

彈碁之嘉巧邈超絕其無儔苞上智之弘畧允貫微而
洞幽局則荆山妙璞發藻揚暉豐腹高隆庠根四頽平
如砥礪滑若柔荑碁則元木北幹素樹西枝洪纖若一
修短無差象籌列植一據雙螭滑石霧散雲布四垂然
後直扣先縱二八次舉緣邊間造長邪迭取爾乃詳觀
夫變化之理屈伸之形聯翩羅繹展轉盤縈或暇豫安
存或窮困側傾或接黨連興或孤據偏停於時觀者莫
不虛心竦踊咸側息而延佇或雷拊以大噓或戰悸而
不能語 丁廡彈碁賦曰文石為局金碧齊精隆中夷
外綴理肌平卑高得所既安且貞碁則象齒選乎南藩

理密身重腹隱頭騫驍悍銳敏不輕不軒列數二八取
象官軍徽章采列爛焉可觀於是二物既設主人延賓
粉石霧散六師列陳跡行王首左右相親或列告誓三
令五申事中軍政言合禮文號令既通兵棊啓路運若
迴蹙疾似飛兔前中却舞賈其餘怒風馳火燎令牟取
五恍哉忽兮誠足慕也若夫氣竭力殘弱膽怯心進不
及敵中路爲擒仁而不武春秋所箴剛優勁勇忿速輕
急推敵阻隧我廢彼立君子去是過猶不及 晉夏侯
惇彈棊賦曰嫌深宇以舒情邁衆藝以廣娛觀奇巧之
瓌麗律彈棊之妙殊局則崑山之寶華陽之石或煩蜿

龍藻或分帶斑駁或發色元黃或皦的鱗白悉魯匠之
精能傾工心於雕錯形方隆而應矩焜焜霞以倏鑠爾
乃延良人洽坐際隆局施輕棊列徐正控往來必有中
而告憩相形投巧左撫右拔揮纖指以長邪因偃掌而
發八陵超踰落歸趣援勢紛交鷲而踏合乘流密以遙
曳若乃釋正彈循亂湯滑石周散勢縱橫捍撥捶撇應
無方侈若天星之列閃若流電之光或擗柏散爛揮霍
便娟或奮振堂堂頽水參連棊單局匱等分紀殘勝者
含和負者喪顏惜情娛之未遂恨白日之微端實機藝
之端首固君子之所歡也 **增**唐閻伯璵彈棊局賦曰

西南之美有華山之礦石焉底貢之珍有荆山之象齒
焉於是工人創器軌物備敘豐腹上圓頽根下矩憑陵
衡隧掬算師旅發號啓行兵棊迭舉赴縱奔電影亂飄
風左犄右角爲梟爲雄易心而行俟豐而動奮以武怒
賈以餘勇作威以襲敵厭陣以承權建翎桓桓謂戎馬
之旋路長斜矯矯猶翰音之登天恥交綏而退旅尚彼
廢而我全倂射隼以藏器卷得魚以忘筌惴惴將頽識
成敗之疊疊累累不絕歎瓜瓞之綿綿始收功而隔澗
終制敵以緣邊原夫粲若星離偃如雲坼映垂奩而黻
合拂轉巾於霧散示之以弱効羸師以設疑謀之其臧

象觀兵以靜亂克乃因於通理敗不由乎強幹連連搏
漠必成其鴈行歷歷登壠何異乎魚貫諒棲遲以保險
仍脆脆而長歎良工飾法以修身小人恥射以作翫鑿
炯誠於博奕吾是以箴之藻翰 盧諷彈棊賦曰觀乎
局之爲狀也下方廣以法地上圓高以象天起而能伏
危而能懸四隅咸舉四達無偏居中謂之豐腹在末謂
之緣邊棊之爲數也各一十二彙其始布也各以其類
乃分其位環合相承櫛比爲次其始作也則云其密未
爲之難乃契謀衆指意或多端欲因先以獲勝恐致危
以思安每遇敵其增惕故用之而假歡 張廷珪彈棊

賦曰其爲局也不徵荆山之璞不用藍田之質兀若元
龜之起爛若繁星之出約勝負仗明信但分類而抗行
或背深而列陣唯智是役唯貪是慎敗不同奔鬪不齊
進曉之者敵衆多以寡少憎之者起徑寸猶萬仞徒觀
其彈射萬變精妙入神口與心計行隨意新作氣者搏
乎九天之上猶檀欒而旁擊受敵者橫墜乎九地之下
甘棄置而歸仁至若狂生俠少使氣爲主顧懷將恠動
越規矩競緣局而斜衡爭隅矢而曲取既向角而散亂
復當中而攢聚苟萬一之偶中何輕狡之云數曷若恬
和之士神清意遠豈碁布而興來亦手運而情遣先和

容而取則兼中敵而爲善務專一於道求寧苟貪於席
卷或聊假以喻大或有迷而知返夫局勢將畢觀者逾
樂兩敵相持三顧而作劃去者箭飛分索者星落眇四
隅之豁然若萬里之清廓

原序梁簡文帝彈碁論序曰觀夫漠穹蒼而挺質寫博
厚而成形峙五岳而標奇傳四海而爲量協日月之數
應律呂之期總元黃之武畧校孫吳之應變語其用心
壯哉此戲也爾乃觀壯士之出師望兵碁之式道上昇
則搏翼穹天赴下則建翎高屋乘危則棧山航海歷險
則束馬懸車完五憶霸國之勲全六想陳平之智八反

均高陽之數四角思漢后之歌飛瓦同晉侯之琴徘徊
異鄴中之輦牽牛覺乘槎之來織女擬雲駟之去故古
人或言之禮樂或比之仁讓或喻以修身或齊諸道德
良有以也 **增**唐柳宗元彈碁序房生直温與予二弟
遊皆好學子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
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碁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
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
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
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
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憚焉亦鮮克以中

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子諦睨之
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
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
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
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碁
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
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
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
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
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

法苑珠林卷三十一
敢以二敵其一者歟子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某者故敘

原啓梁元帝謝東宮賜彈碁局啓曰繹本慙游藝彌愧拂巾鳳峙鷹揚信難議擬鳥跂星懸曾何髣髴蓮花未易玉屑不工緣邊之法庶導細柳之陣徘徊之勢方希明月之樓子桓有錫聞於邃古季緒蒙賜即事可傳

博一

原說文博局戲六箸十二碁也古者烏曹作博家語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諸孔子曰有之爲其兼行惡道也山海經休與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

臺之碁五色而文狀如鵝卵

增戰國策蔡澤謂應侯

曰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史記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何用智之不如梟也揚雄方言簿謂之蔽或謂之箇秦晉之間謂之簿吳楚之間或謂之蔽或謂之箭裏或謂之簿毒或謂之死專或謂之團璇或謂之碁所以投簿謂之枰或謂之廣平所以行碁謂之局或謂之曲道揚子法言在問侍君子博乎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原**尹文子博盡關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而不能制齒之大小在遇者也**增**道甲經天一遊亭

六行亭亭天之一貴神也戰鬪博戲漁獵但可背不可向也 魏王粲序因行騁志通權達理六博是也 顏氏家訓古爲大博則六箸小博則二筮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筮十二碁數術淺短不足可翫 唐國史補今之博戲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黑黃各十五擲采之般有二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陸後人新意長行出焉彌名爭勝謂之撩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 薛孝通譜烏曹作博其所由來尚矣雙箭以象日月之照臨十二碁以象十二辰之躔次則天地之運動法陰陽之消息表人事之窮達窮變化之

機微行其道則拈鹿有歸保其家乃瞻烏爰集隱顯藏用莫不合道龍潛雀起率皆趣良是以諧暢至娛治協妙賞者也 陸游筆記市人有以博戲取人財者每博必大勝號松子量不知何物語也 鮑宏博經博局之戲各投六箸行六碁故云六博用十二碁六碁白六碁黑所擲般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爲一畫者謂之塞刻爲兩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在五塞之間謂之五塞 記纂淵海雙陸出天竺涅槃經名爲波羅塞戲 潛確類書博局戲以五木爲子有梟盧雉犢爲勝負之采 山堂肆考雙陸博局戲名三佛齊國

曰閻婆占城曰質犁真臘曰莎

博二

原穆天子傳天子與井公博三日而決 說苑晉靈公驕奢造九層之臺謂左右敢諫者斬孫息聞之求見公曰子何能孫息曰臣能累十二棊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而加雞子於其上左右懼息靈公俯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孫息曰公為九層之臺三年不成危甚於此 列子虞氏者梁之富人置高樓大路設酒擊博樓上 **增**史記魏王與信陵君博北境舉烽火

言趙寇入界信陵君曰臣有客知趙王陰事言趙王獵非寇也 又曰荆軻與魯勾踐博爭道勾踐怒而叱之軻嘿而逃去 神仙傳中山衛叔卿服雲母得仙漢武使其子度世往華山求之度世望見父與數人博戲於石上紫雲鬱鬱於其上白玉為牀度世曰向所與父並坐是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也 後漢書耿恭為戊己校尉移檄烏孫示漢威德皆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所賜公主博具 又曰梁冀能彈棊格五六博蹴鞠之戲 又曰趙延上封事曰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加禮引見與之對博上下深黷有虧尊

嚴 魏畧孔桂性便妍曉博齊太祖愛之每在左右
記纂淵海梁時荊州掾屬雙陸賭金錢盡以金錢花相
足魚弘謂得花勝錢 唐書陳子昂傳子昂十八未知
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 天中記武后嘗問狄
仁傑云朕昨夜夢與人雙陸頻不見勝何也對曰雙陸
輸者蓋謂宮中無子是上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
久虛儲位哉 譚賓錄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甚聰慧
呼為雪衣女上每與嬪御及諸王博戲稍不勝左右呼
雪衣女必飛局中鼓翼以亂之 潘氏紀聞明皇與貴
妃采戲將北唯重四可轉敗為勝上擲連叱呼之骰子

宛轉而成重四上大悅命高力士賜四緋也 唐書李
師道欲知吳元濟虛實使劉晏平間道走淮西歸云元
濟暴師數萬而晏然與妻妾戲博必敗之道也 五代
史李守貞傳王景崇以鳳翔反漢遣郭威督師攻之過
馮道家問策道曰君知博乎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
多敗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
意大悟 南唐近事劉信攻南康久不下義祖譴信使
者而杖之詈曰語劉信要背即背何疑之甚也信大怖
并力急攻次宿而下師旋義祖命諸元勳為六博之戲
信酒酣掬六骰於手曰信不負公當一擲徧赤誠如前

旨則衆彩而已投之於盆六子皆赤義祖賞其精誠焉
宋史郭崇在真定監軍陳思誨奏言崇有異心太祖
遣人覘之崇方對賓屬坐池潭小亭飲博城中晏然
又曰郭進深州博野人少貧賤爲鉅鹿富家傭保個儻
任氣結豪俠嗜酒捕博 又曰王昭遠形質魁偉一日
衆祀里神昭遠適至有以博骰授之謂曰汝他日倘有
節鉞試擲以下之昭遠一擲六齒皆赤後拜保靜軍節
度使 又曰王欽若深嫉寇準因進言曰陛下聞博乎
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
孤注也斯亦危矣 又曰寇萊公再貶雷州司戶未幾

丁謂亦南竄道雷州準聞家僮有謀欲報讐者乃杜門
使縱博母得出伺謂行遠乃罷 又曰章得象與楊億
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而酣寢自如他日博
勝得宗諤金一奩數日博又負即返奩與宗諤封識未
嘗發也 東坡志林紹聖中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
諸奇方紙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
金得之歸發視之曰但止乞頭道人亦鬻術矣戲語得
千金然亦未嘗欺少年也 清波雜志蘇東坡云如人
善博日勝日負王荆公改作日勝日貧呂正獻尤不喜
人博有勝則傷人敗則傷儉之語 遼史耶律義先侍

宴上令與同知樞密事蕭革巡擲義先酒酣曰臣備位大臣不能進忠去佞安能與賊博乎 金史盧璣預天壽節上命與大臣握槊戲璣獲勝焉從上秋山賜名馬上曰酬卿博直 元史哈麻有口才為帝所褻幸屢遷殿中侍御史帝每即內殿與哈麻以雙陸為戲 列朝詩集本傳福清何士璧魁岸類河朔壯士跣跣放跡使酒縱博 又曰長洲皇甫冲博綜羣籍通挾丸擊球音樂博奕之戲吳中輕俠少年咸推服之 又曰萬曆間韓上桂為詩賦多倚待急就方與人縱談大噱呼號飲博探題立就斐然可觀 又曰長洲祝允明生右手枝

指自號枝指生好酒色六博善度新聲

博三

原六博 五白 楚詞篋象碁有六博分曹并進適相

呼五白晉制屏比費白日注亦迫也 又云成梟而年

角為雕飾也費白日言博者耗費光陰也 欲牟 貴

泉 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 韓子齊宣王問莊

賈曰儒者博乎對曰博也者貴梟勝者必殺 亡羊

泉是殺其所貴也 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 與金 賭郡 韓子

投馬 魏昭侯也 有揚胡蕃者於王甚重而不為薛公薛

公患之乃與之博與之百金令與兄弟博戲俄又益之

二金 乃與之博與之百金 博徒 西京雜記許博昌安陵

博經 博徒 西京雜記許博昌安陵

博徒 西京雜記許博昌安陵

博徒 西京雜記許博昌安陵

博徒 西京雜記許博昌安陵

博徒三齒兩行博塞經無齒為錮三齒為雜繩

於唐嘗考其技凡白黑各用六子乃今人所謂六甲是

也昔人有對云三箇半升半酒兩行雙陸陸雙棋

是可知矣千場一判處高適少年行十場博家仍富幾

言雙陸操檣攬箸繁欽威儀箴偃息閒居操檣弄

一帖也博泰山隅六擊盆碎局是帖五代梁廣王全

著對博泰全皇酒酣取戲子擊盆而逆之呼太祖曰朱

諸王飲博山一百姓天子汝何負而滅唐三百年社稷

三爾爾見汝赤族矣何以博為唐張讀宣室志貞元中

吾將見汝廣陵孝感寺僧自號大師嘗與一少年對博大

有異僧客廣陵局盡碎少年素以力聞因起鬪擊卒不

能勝比歸入室獨坐寺僧從門隙見眉端發奇光忽亡

去廣陵人因稱惡業雅戲史記博戲惡業也而柏

為大師佛云因稱惡業雅戲史記博戲惡業也而柏

陸云博戲打馬拽子視原殞吳嗣償太守漢書景

明瓊為標的號為雅戲原殞吳嗣償太守漢書景

子與吳太子博而爭道以局擲殺吳太子文選曰殞吳

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又曰宣帝微時與陳遵相

父遂有故相隨博奔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遂至太原

太守賜璽書曰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在旁

知狀遂頓首辭謝曰事在元賭香囊賭重射謝元

平元狀遂頓首辭謝曰事在元賭香囊賭重射謝元

佩紫羅香囊叔父安患之不欲傷其意因賭取焚之遂

止君下史記田忌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絲贖謂田忌曰

以君中駒當彼下駒一不勝而二勝也呼五白

賭千金臨正殿升高崖涼州記呂光太安二年

珍汗而馬光臨正殿設宴會文武博戲抱朴修青

子南陽文氏求食入山見高崖上有數人對博

石安紅豆之征記極西南端門外有石色青而細修

博穀本以木為質唐世鑲骨為竅雜以朱墨更有取相

思瓊散子納真竅中使其色明現而易見故温飛卿詩已

玲瓏散子安紅豆睹仙童遇美女見玉女笑投壺

引骨相思知也無睹仙童遇美女見玉女笑投壺

博徒三齒兩行博塞經無齒為錮三齒為雜繩

於唐嘗考其技凡白黑各用六子乃今人所謂六甲是

也昔人有對云三箇半升半酒兩行雙陸陸雙棋

是可知矣千場一判處高適少年行十場博家仍富幾

言雙陸操檣攬箸繁欽威儀箴偃息閒居操檣弄

博

六

復睹仙童欣六博 廣記薛昭遇三美女 登城謔

繞牀呼宋史真宗幸澶州留寇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

此吾復何憂 李方與楊億飲博歌謔呼帝喜曰準如

博使壯心繞牀 李白詩有時六 張四維 背兩目

變服就局 悴容觀博 晉袁耽字彥道善博桓温少

求濟於耽耽在服以誠告焉耽畧無難色變服懷布帽

隨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而不識謂曰卿當不

辦作素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賭直上百萬耽投馬叫

絕攤布帽於地曰竟識素彥道否通曉如此也 王戎

詳聞 好行小慧 當惜分陰 結黨連羣 傾財破

產 將為智獲 豈在力求 勞情損思 廢日妨功

戲谷銘山 歌筵酒席 戲谷銘山見後陸瑜詩 紫袍當局

藉草歌筵酒席呼盧縱博 青巾據地 紫袍當局

宋張舜民書漫錄太祖微時多遊闕中長武城寺僧嚴

者除其骨氣使口人貌之其繪事褐衫青中據地六

俠仁傑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梁公曰以

臣紫袍為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逾千金公

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雙倖寵遇之服對臣

累局連北公對御褫裘而出 槃列六行 瓊施五

采洪遵序雙陸博局戲名以異木為之槃中彼此

製自魏王 增由唐后 雙陸博局散子二至唐末有葉

子之戲未知誰製遂加散子至六散局形如雙陸其頭加

義也 記纂淵海武后自置九勝局形如雙陸其頭加

文武官分朋為此戲 戲非有妨 失又何損 唐書

出守衢州文宗曰聞卿大善長行賈曰臣公事之餘聊

與廣容為戲非有所妨也 從信錄李伯昇遣客談張

士誠云公能幅巾待命亦不失為萬戶侯且 厥名簿

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 博

巧藝部 崩盤負名朱三百三

博

毒亦號撩零 **原**存勝負之宜 致成敗之理 始

開褻躅之源 終虧敬讓之本 **增**非忘喪志之譏

聊耽用智之巧 擲千金於俄頃 輸百萬於須臾

坦懷者杜門縱讐 溺志者覆舟抱局 畫水與裏湘

女命儔 白玉牀頭嶽仙嘯侶 **原**禹帝立言實有輕

於尺璧 陶公明戒自取責於寸陰 **增**分曹賭酒發

逸興於微吟 倚局成文走靈思於妙腕 **增**返復倏忽

窮變化之精微 疾遲乘除法陰陽之消息

博四

增澄神潔氣 宋洪遵序大凡人之從事百役勞憊湫底不可以久必務游息以澄神潔氣故取諸

博博之名號不同 仙人共博 風俗通漢武帝與仙人

尚於今 倪寬爭局 春秋舊事倪寬為漢司馬農

大罵 魏畧杜畿與衛固少相狎侮爭博道畿曰我今

博徒隱語 宋陶穀清異錄博徒隱語以戲子為

奎文閣 宋洪遵序雙陸最近古號雅戲以博記考之獲

西竺流於曹魏盛於梁陳魏齊隋唐之

問至我太宗播之聲詩紀於奎文閣中

宣博時惠盜季官行保五法禁

錄劉商少遊湘中以武事角勝負

八女子環麗容止若為呼盧戲其具俱希世之寶

雅善飲博 宋史劉審慶嘗給事外 師憲敗面 識賈師

憲承相少荒於飲博嘗憩樓霞嶺下有布裘道者睨視

外官人可自愛重將來不在韓魏公下既而醉博平康

博

博

博

博

博

至於敗面他日復過道者驚歎曰可惜
泛海不離
天已破必不能令終矣其後悉驗
湖海貝州潘彥好雙陸每有所詣局不離身曾泛海遇
經二日被彥右手扶一板左手抱雙陸局口含雙陸散子
骨局終不捨散子亦在口
與博徒游
福建長樂人少有大志好與博徒豪俠游亡命居邕宜
間與交趾鄰近有棄地數百里每博戲則其國貴人皆
出於市國相乃王塔其女亦從而來見陳美少年悅之
以此得婿其王無子以國事授相又昏老遂以屬婿
國焉
下狹斜飲博留連匝
月人不知其所之

博五

增詩陳陸瑜仙人覽六箸篇曰九仙歡會賞六箸且娛
神戲谷聞餘地銘山憶舊秦避敵情思切論兵勢重新

問取南皮夕還笑拂碁人 唐杜甫今夕行曰今夕何
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
塞為歡娛憑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英雄有
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
家無擔石輸百萬 宋朱子觀雙陸譜詩曰近來新譜
識梟盧擬喚安陽舊博徒只恐分陰閒過了更教人笑
牧猪奴 元宋无雙陸詩曰金鏤紋桑斲局堅紅雲倒
浸一池蓮星環紫極無多點月印銀潢有兩弦行彩砧
聲鳴素練計籌花片落牙錢箇人慣受卑棲苦長為歸
遲罰綺筵 謝宗可雙陸詩曰彩散清響押盤飛曾記

巧藝部

博

博

七

唐宮爲賜緋影入空梁殘月在聲隨征馬落星稀重門
據險應輸擲數點爭雄莫露機惟恨懷英誇敵手御前
奪取翠裘歸 明郭登雙陸詩曰一笑承恩便賜緋論
他當局却全非平生學得檀公術打馬沿邊走似飛
增賦唐邢紹宗握槊賦曰夫何一枰之內兮而取之多
端六藝之外兮其爲巧乎實難張四維則地理攸載背
兩目則天文可觀不可飾於丹漆寧假貴於琅玕物以
羣分故元黃而不雜鬪必遇敵惟蚌鷓其何歡彼千變
之奚準任雙頭之所安遂使象牙在手駿骨登盤爲無
竅之須鑿故非龜而見鑽且其廣凡幾分數不過六參

差宛轉循環反覆犄角相持首尾俱蹙形同楚漢氣陵
賁育收七縱之奇功在一擲於餘掬或撫脰而驚眄或
聳身而助速似臨敵之旗鼓同在師之耳目率成是而
敗非類吉凶之倚伏 明常倫博賦曰夫其制局方廣
地維鎮矣訣騎黑白陰陽分矣門梁以別內外限矣日
月相直星宿相當天文絢矣疾遲剩除返復倏忽人事
奮矣隻則見持耦則亡虞存詩人棠棣之義彰往察來
明乎得失得大易消長之槩勿貪敵資慎守我居避實
擊虛蓋孫武戰陳之奇頰爲內據門爲外樞梁遏犇趨
有王公設險之威撞門踰額明遲暗疾田文之脫秦疆

撤底守死時至潰敵趙襄之保晉陽彼騎被執我家無
隙井陘之拔旂食馬餘奇觸險趙趙垓下之潰圍風或
不競外馳內救較計索情後舉是求漢高之遷用智之
柔也氣豪采應憑陵大呼心愉手敏敵無所措唐文之
戰破竹是務也內梁馬逸剗外以障之長圍是也因投
縱繫單騎以調之老師智也局耦勢當鴻溝烏江勝負
先後則神閒者彊單點孤立滅竈佯北機括位微則食
餌者兀是故三才擬之形詩書爲之徵蘊霸王之畧騁
才智之雄談具崖畧古今可方矣推其至也則坐忘寢
食傍若無人有遺世獨立之趣懸遞待授不怨勝已有

樂天知命之譽因系之辭曰嵯巖間寂白日延遊戲陸
博娛我神地平天成陰陽判風雷搏擊幾後先感客啓
予擬斯文理如縣寓遺所歡

博文唐劉禹錫觀博文曰客有以博戲自任者速余觀
焉初主人執握槲之器實於廡下曰主進者要者約之
既捐讓則次有博齒齒異乎古之齒其制用骨觚稜四
均鏤以朱墨耦而合歎取應期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
是日客抵骨於局且祝之曰其來如趨其去如脫事先
趨趨命中無蹉跌無從彼呼無俾我怛分曹適迫自旦
至於日中是而率與所祝異焉客視骨如有情焉或憑

馮悉晉之不洩又從而齧蹂躪之莫顧其十日之哈
讓也乃曰非余術之不工是朽骸者不余畀也

原論吳韋曜博奕論曰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
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勉精厲
操晨興夜寐不遑寧處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
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
日昃待旦之勞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
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跡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
隨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
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今世之人

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
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人事曠而不修賓旅
闕而不接雖有大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然其所
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
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
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戰陣則非孫吳之倫考之
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以劫
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何異
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
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

彰也

塞一

原說苑塞行碁相塞謂之塞也 管子秋行五政一曰
 秋禁二曰博塞 莊子臧與穀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
 問臧奚事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事業不同亡
 羊均也 漢書吾丘壽王以格五名待詔注乘五閣不
五也又曰塞博類也不用箭但行梟散又曰格五行
塞白乘至五格不得行又曰今之戲塞塞音先代反
增鮑宏塞經塞有四采塞四乘五是也 又曰行五道
 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塞亦博類

塞二

原穆天子傳天子北入邠與井公塞也 齊書沈文季
 字仲達吳興武康人尤善塞用五子 **增**孔帖唐韋安
 石侍宴殿下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博塞后前安石奏
 商等賤類不當戲殿上顧左右引出

塞三

原賦後漢邊孝先塞賦曰可以代博弈者曰塞其次也
 試習其術以驚睡寐免晝寢之譏而已然而徐核其
 困通之極乃亦精妙而足美也故書其較畧舉其指歸
 以明博弈無以尚焉曰始作塞者其明哲乎故其用物
 也約其為樂也大猶土鼓塊枹空桑之瑟質樸之化上
 巧藝部 荆蠻類卷三十三下 塞

古所耽也然本其規模制作有式四道交正時之則也
碁有十二律呂極也人操厥半六爻列也赤白色者分
陰陽也乍亡乍存像日月也行必正直合道中也趨耦
方折禮之容也迭往迭來剛柔通也周則復始乾行健
也局平以正坤德順也然則塞之為義盛矣大矣廣矣
博矣質象於天陰陽在焉取則於地剛柔分焉施之於
人仁義載焉考之古今王霸備焉覽其成敗為法式焉
增書唐張籍與昌黎書曰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
在私尚勝者亦有累也況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廢
棄時日不識其然願絕博塞之好

擲菹

原博物志老子入胡作擲菹

增庾亮集頃聞諸君有

擲菹過差者初為是政事閒暇以娛意耳故未有言也
今知大相聚集漸以成俗聞之能不憮然 唐國史補
洛陽令崔師本又好為古之擲菹其法三分其子三百
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分上為黑下為白
黑者刻二為犢白者刻二為雉擲之全黑者為盧其采
十六二雉三黑為雉其采十四二犢三白為犢其采十
全白為白其采八四者貴采也開為十二塞為十一塔
為五禿為四擲為三梟為二六者雜采也貴采得連擲

得打馬得過關餘采則否新加進九退六兩采 宋程
大昌擣菹經畧古惟斲木爲子一具凡五子故名五木
後世轉而用石用玉用象用骨故列子謂之投瓊律文
謂之出玖 又曰擣菹家謂二白三黑爲捷捷惡齒也
擣菹經凡近關及後一子謂之塹近關及前一子謂
之坑落坑塹非貴采不能示凡一馬打一馬如遇六踏
馬則一馬可踏六馬故世指不循禮者謂之踏坑塹
潛確類書擣菹散古人用五子以木爲之陳思王用兩
子以骨爲之 山堂肆考世之糾率擣菹者謂之公子
家又謂之囊家亦謂之錄事

擣菹二

西京雜記京兆有古生者學從橫揣摩弄矢搖丸擣
菹之術 晉書武帝喜胡貴嬪嘗與之擣菹爭道遂傷
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對曰北伐公孫西拒諸葛非
將種而何帝甚有慙色 又曰周顛之死也王敦坐其
罪有一參軍擣菹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
令望而坐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
又曰葛洪字稚川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碁局幾道擣
菹齒名 世說補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
蜀既久形據上流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

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為。晉書陶侃字士行語人曰：聖人惜寸陰，眾人當惜分陰。諸參佐母以戲廢事，乃取擲蒲局投之於江，曰：擲蒲者，牧猪奴戲耳。又曰：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擲蒲一擲百萬。又曰：劉毅於東府聚擲蒲，一擲應至數百萬餘，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接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叱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又曰：慕容寶與韓黃李根等因讌擲蒲，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擲蒲有神，豈虛言哉？若富貴可

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異苑昔有人乘馬山行，遙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擲蒲，遂下馬以策拄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濯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骸枯朽，既還至家，無復親屬，一慟而絕。庾翼集參軍于瓚，陳節戲事曰：夫嬉戲都名動，相剝非為治之本。自今擲蒲擲馬，諸不急戲，宜一斷之。翼荅曰：今惟許其圍碁餘悉斷。南史劉毅好擲蒲，宋武帝與毅斂局，各得半積錢，毅呼帝併之，先擲得雉，帝良久荅之，擲得盧，謂帝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鄭鮮之大喜，徒跣繞牀大叫，毅甚不平，曰：此鄭君何為者，無復甥舅之敬。

又曰宋武帝嘗與顏師伯擲蒲帝擲得雉大悅師伯後
 擲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師伯爾日一輸
 百萬 又曰宋明帝大會新亭樓擲蒲李安民五擲皆
 盧帝大驚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 宋書何尚之少
 時頗輕薄好擲蒲既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 通鑑
 綱目梁曹景宗與韋叡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
 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 孔帖
 武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擲蒲 又曰張柬之云
 姚州官屬提挈子弟嘯引凶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
 唐詩所崔顥卞州人有俊才無士行好蒲博飲酒 宋

史李繼遷為亂命田仁朗與王侁等發邊兵擊之仁朗
 部署已定欲示閒暇日縱酒擲蒲 明朱國禎大事記
 張士誠之弟士信軍中載婦人樂器自隨日以擲蒲蹴
 鞠為事諸將往往效之 列朝詩集李襲美豪蓋二世
 令宛平政暇與諸姬擲蒲遊戲劉武庫黃裳作歌美之

擲蒲三

擲露誠 遷怒 南史梁主蕭譽曾戲馬頭鍾問文帝執
 之顧承即曰能擲蒲頭而言曰非為此鍾
 可貴但思露其誠耳擲之五子皆黑文帝即與之
 擲大五木温太真曰見棗生遷怒知顏子為貴 解帶
 奪裝 止史周文帝解所服金帶令諸人編擲曰先得
 者即與之擲將編至王思政乃誓曰房願盡

擲蒲

心效命上報知已若此誠果實願擲為虛若內懷不盡
神靈亦當明之便當殺身以謝即拔佩劍橫於膝上覽
擄謝靈之塔殿好擄奪其妹裝物以還戲債劉湛謂
謝弘微曰謝氏累代財產充殷君一朝戲爭錢償
債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
直搜神記會稽謝奉與永嘉太守郭伯猷善謝忽夢郭
與人於松江上爭擄錢因爲水神所責隨水而死
達擄中記劉裕初名微位薄王謚獨奇貴之裕嘗與刀
恨達而賭園宅招貨賄悉欲取之勃以擄捕而賭
德謚而孔帖宗室巨兼河南尹其喚太尉擢參軍說
之引擄博少年分黨招貨賄中估客擄蒲每輒不競嘗
温橋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擄蒲每輒不競嘗
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返與太尉庾亮友善橋於舫
中大喚庾亮脚可躡我庾即送直温得還孔帖楊國
忠嗜飲博從父元琰死蜀州國忠往視哀其貨至成都
擄蒲一日費輒盡乃亡去比至京師諸楊日爲稱
譽言國忠善擄蒲元宗引見權右金吾兵曹參軍列

二關 斲五木 王采畎采 貴采雜采
下見擄 管中窺豹 亭前照犬 歲時看諸門生敬數
擄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班子
敬燈目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抱
朴子林慮山中有一亭其中多鬼有王伯夷過宿而
誦經夜有十餘人與伯夷對坐自持擄蒲伯夷密以鏡
照之乃會凝暉殿製華萼樓南宋劉義慶大業雜
羣犬也 會凝暉殿製華萼樓南宋劉義慶大業雜
江宮大會賜百僚赤錢於殿前照犬 歲時看諸門生敬數
傳信記上於東都起五王宅於上都製華萼樓唐鄭榮
論與諸王會集或講經義 馬則犀象 枰惟翫旃
實小道之上流 乃深閨之雅戲 貽諸好事不難破
業廢身 求所用心何如折節向道
擄捕四

巧藝部 尚監頁名卷三百三十一 擄捕

鬼作五木異苑穎川宋寂元嘉中書忽見一足鬼長三尺遂為寂驅使欲與鄰人擣蒲而無五

木鬼乃取刀斫庭中楊枝於戶間十擲輒捷謂卞彬

曰卿都不持操何由得升彬曰擲五仕宦塗鄭都官

永日是擣蒲玩斬由來是擣子之拙擣蒲所終身不戲

難者在於過關以前後為抗擊畏墜落耳終身不戲

博奕破業廢身者於是即棄五子終身不為戲軍

中為樂唐書李六宜在軍中不治事與其將士擣

泊切諫宋史李煜子仲寓雅好擣蒲飲宴張洎切諫之

絕與之

擣蒲五

增詩唐岑參詩曰美人一雙閒且都朱唇翠眉映明曠

可憐絕勝秦羅敷使君五馬漫踟躕野草繡窠紫羅襦

紅牙縷馬對擣蒲玉盤纖手撒作盧象中誇道不曾輸

又送費子歸武昌詩曰知君開館常愛客擣蒲百金

每一擲平生有錢將與人江山故園空四壁吾觀費子

毛骨奇廣眉大口仍赤鬚看君失路尚如此人生富貴

那得知 韋應物詩曰朝持擣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

不敢捕立在白玉墀 宋薛季宣擣蒲詩曰一局閑尋

五木經擬臯盧白意冥冥未能後擲如前擲將奈長亭

又短亭

增歌明劉黃裳擣蒲歌曰龍女誦經香飯畢長安放衙

初岸幘桃笙幔展燕寢春試下紅衫輕一擲綠雲點點
玳梁間海燕翩翩對遠山仙人好博雷翻掌玉女投壺
電解顏擲揄笑口如飛雪黃鸝二月爭調舌別有呼盧
調轉高一聲鳳叫青天裂風搖花片滿瑤窗鬱金醺酒
泛瑤缸雲母屏前憐箇箇水晶簾下愛雙雙一枝濃李
倚銀盤纖纖新笋擊琅玕已解疾馳誇女俠故將遲局
媚郎官醉後雙鸞挂海野櫻唇唾出胭脂馬偷得籌來
竊玉符奪將梟去驚銅瓦折腰塵淨館娃前畫眉人在
章臺下擣罷么么性轉靈不彈寶瑟向君聽仙郎帶酒
朝天去還誦如來般若經

原賦後漢馬融擣蒲賦曰昔有元通先生遊於京都道
德既備好此擣蒲伯陽入戎以此消憂枰則素旃紫芻
出乎西鄰緣以績繡紵以綺文杯則擣木之幹出自崑
山矢則藍田之石卞和所攻含精玉潤不細不洪馬則
元犀象牙是磔是礮杯為上將木為君副齒為號令馬
為翼距籌為策勳矢法卒數於是芬葩貴戚公侯之儔
坐華櫳之高殿臨激水之清流排五木散九齒勒良馬
取道里是以戰無常勝時有逼逐臨敵攘圍事在將帥
見利電發紛綸滂沸精誠一叫十盧九雉磊落蹀躞并
來猥至先名所射應聲紛績勝者欣悅負者沈悴

唐薛恁戲擣蒲頭賦曰在衆藝兮所尚伊擣蒲兮自久
招邯鄲少年命諸葛新友分曹列席促尊舉酒猶賢博
弈將取適於解頤乃貴先鳴故決爭於遊手終日莫閑
連宵戰酣不拔其旗且背城而借一并兼是視豈分土
之惟三瞋目賈勇危冠競貪鑿座中之奔北爲席上之
司南然用之斯行舍之斯去老氏以訓人立範莊生以
亡羊是舉佐歡有則任物有敘旣無我以推移每隨之
以處所別有膏梁之子縉紳之客時爲此物以代支策
初一擬而純盧忽連呼而成白相顧則笑泯然無隙請
傾耳側目看後來之一擲

增文唐李翱五木經曰擣蒲五木元白判厥二作雉背
雉作牛王采四盧白雉犢耘采六開塞塔禿擣梟全爲
王馭爲耘皆元曰盧厥筭十六皆白曰白厥筭八雉二
元三曰雉厥筭十四牛三白三曰犢厥筭十雉一牛二
白三曰開厥筭十一雉如開厥餘皆元曰塞厥筭十一
雉白各二元一曰塔厥筭五牛元各二白一曰禿厥筭
四白三元二曰擣厥筭三白二元三曰梟厥筭二矢百
有二十設關二間矢爲三馬筭二十厥色五凡擊馬及
王采皆又投馬出初關疊行非王采不出關不越坑入
坑有謫行不擇筭馬一矢爲坑

投壺一

禮記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

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燕飲升座主人乃請

又曰進即兩楹間言將有退反位揖賓就筵欲與偕進

設中東面執八算興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

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

立請慶多馬馬勝算者命弦者奏狸首多鼓瑟者狸首詩篇名又曰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拾更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

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命酌曰請行觴當飲者皆跪奉

觴曰賜灌灌飲也當飲勝者跪曰敬養又曰算多少

視其坐坐人多少四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

籌矢也四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

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魯令弟子辭毋

毋借立毋踰言借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毋

毋借立毋踰言若是者浮禮記疏投壺有

三處目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中各隨光

明故也禮司射執算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算

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

曰左右鈞洋純全也二算合為一全奇隻也不滿純者

賢勝也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顏氏家訓投

右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顏氏家訓投

巧藝部禮記卷之三十一

壺之技近世愈精古者實豆今惟欲其驍益多益善乃有倚竿帶劔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藝經投壺法十二籌以象十二月之數 太平御覽謂之投壺者取名籊籊漸而轉易鑄金代焉 又曰古者投壺擊鼓為節 唐文粹孫逖伯樂川記云笑投壺之失辭 正字通投壺禮諸侯大夫士皆有之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 詩所驍壺隋煬帝所製以為投壺樂也

投壺二

原東觀漢記祭遵薨博士范升上疏曰遵為將軍取士

皆用儒術對酒娛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後秦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 **增**獻帝春秋袁紹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等數萬人共覆鄴引滿投壺言笑自若 **原**魏畧邯鄲淳字元淑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千疋 何邵王弼傳弼性和理樂遊宴解音律善投壺 神仙傳玉女投壺天為之笑 **增**宋劉敬叔異苑晉清河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時久結陰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神姿端遠置易投壺與機言論妙得元微既曉便去問逆旅姬姬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塚爾機乃

怪悵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信
王弼也 顏氏家訓汝南周瓚會稽賀徽並能一箭四
十餘驍賀又常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
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
得一驍者 南史齊竟陵王常宿宴明旦將朝見柳惲
投壺驍不絕停輿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
對武帝復使為之賜絹二十疋 唐書高麗俗喜奕投
壺蹴鞠 唐劉肅大唐新語盧藏用博學工文章善草
隸投壺彈琴莫不盡妙 唐詩所薛春惑善投壺背後
執矢投之龍躍隼飛百發百中 孔帖裴寬工投壺

宋歐陽脩歸田錄楊大年每遇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
博投壺而不妨構思揮翰如飛文不加點 元史小雲
石海涯襲父官鎮永州御軍極嚴猛稍暇輒投壺雅歌
意所暢適不為形跡所拘

投壺三

原自娛

矯懈

魏畧遊楚好投壺自娛 晉傅元投壺賦序投壺者所以矯懈而正心也

注心

閉目

魏王粲賦序夫注心銳志自求諸身投壺是也 晉陽秋王胡之善於投壺言手熟

閉目

還矢

隔屏 西京雜記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古之投壺取中而不

求還故實小豆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語之為驍言其博之堅於輩中為驍傑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晉書 石崇有妓善投壺隔屏風投之

投壺

擢馬

禮侍投壺則擢馬

勝則洗而請客亦如之注侍長者投壺擁矢致敬也
勝則洗爵請行觴不敢直飲客亦洗而請也又云不
角不擢馬注角觥也於尊者長不行罰觥如
獻酬之禮擢徹也於長者不去馬嫌勝也
勸功禮記注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
四箭而止甚
非勸功之道
歌詩奏樂擊鼓又曰司射立馬贊
者送矢命敘先後循始終
絃者奏樂
詩歌五終一終為一節先歌一節以聽再歌一節始投
循歌聲之終鼓聲之始而發矢賓主迭發一矢四節盡
四矢乃卒窮日夜起風雨遊投壺博齊窮日夜若
投數算
樂而不厭者李白詩帝前投壺多玉飲少算慶
女三時三笑開電光倏燦晦明起風雨
多馬崔晏傳善投壺者皆以多
戴禮投壺雅歌採白駒騶
虞諸篇下見後曹唐詩

原有酒有肉魯鼓薛鼓

左傳晉侯與齊侯投壺晉侯先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
寡人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曰有酒如繩有肉如陵
寡人中此與若代興亦中之禮記注言舉各
有節鼓節取半以上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主人
有儀弟子無敖既備主儀以崇賓禮賓主之
歡禮樂之節初筵有踐正爵既行算惟視坐
矢以拾投魯薛之令齊晉之君勝而慶馬
樂則歌狸禮上官著經司馬更格孔帖上官儀著
通水燕談錄司馬溫公既居洛每對客賦詩談文或
投壺以娛賓公以舊格不合禮意乃為更定新格
偶爾中耳幾乎敗壺錫會投壺君錫奉箭中耳君錫
曰偶爾中耳康節應聲曰一馬二馬五扶七扶
幾乎敗壺坐客以為的對
儀節行慶禮注若勝者得二馬劣者得一馬則司射取
劣者一馬益勝者告曰一馬從二馬禮記疏四指曰
乃藝部

投壺

扶扶廣四寸五扶者二尺也七扶者二尺八寸也九扶者三尺六寸也雖矢有長短而度壺皆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也主人奉矢酌者

行觴儀節從容神姿端遠合朋友之好飾賓

主之歡原主三請以執壺賓再拜而授矢嘉賓

投矢既即兩楹司射度壺爰陳八算為勝者立馬

而慶多當飲者賜灌而敬養展再拜之儀盤旋而

避備三辭之禮揖讓而升增古禮斯存聊注目而

銳念雅歌不廢爰養志以游神別創驍壺帝子度

清商之曲仍歌浹拾聖人崇揖讓之文

投壺四

增詩唐曹唐詩曰北斗西風吹白榆穆公相笑夜投壺

花前玉女來相問賭得青龍許賭無明丘濬投壺詩

曰玳瑁筵開宴玉樓哨壺枉矢請相投力期一中端倪

巧語重三辭禮數優罰盞飲來分勝負倚竿飛處迭賡

酬山翁不管淹淹醉只倚銀瓶謾數籌

原歌古歌上金殿著玉尊延貴客入金門入金門上金

堂東廚具肴饌椎牛烹豬竿主人前進酒禁瑟為清商

投壺對彈碁博奕並復行增梁氏名華山畿樂府夜

相思投壺不停箭憶歡作嬌時

原賦魏邨鄆淳投壺賦曰古者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

投壺

相朝也以正班爵講禮獻功於是乃崇其威儀恪其容貌繁登降之節盛揖拜之數凡設而弗倚酒澄而弗舉肅肅濟濟其惟敬焉敬不可久禮成於飲乃設大射否則投壺植茲華壺鳧氏所鑄厥高二尺盤腹修頸飾以金銀文以雕鏤象物必具距筵七尺傑焉植駐矢維二四或柘或棘豐本纖末調勁且直執竿奉中司射是職曾孫侯氏與之皆得然後觀夫投者之間習察妙巧之所極絡繹聯翩爰爰兔發翻翻隼集不盈不縮應壺順入何其善也每投不空四矢退効既入躍出荏苒偃仰僂俛趨下餘勢振掉又足樂也擬議於此命中於彼動

之如志靡有違也譬諸為政羣職罔弛左右畢投効奇數鈞列置功竿稱善告賢三載考績幽明始分也比投不釋增是自遂雖往有功義所不貴春秋貶翬亦猶是類也若乃撮矢作驕累掇連取一往納二巧無與耦斯乃絕倫之才尤異之技者也柯列葩布匪罕匪綢雖就置猶弗然矧迴絕之所投惟茲巧之妙麗亦希世之寡儔調心術於混溟適容體於便安紛縱奇於施舍顯必中以微觀悅與坐之耳目樂衆心而不倦瓌瑋百變烏可窮讚

增序宋司馬光投壺新格序曰夫投壺細事遊戲之類

而聖人取之以爲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何故哉鄭
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古之君子射以觀德爲其心平
體正端壹審固然後能中故也蓋投壺亦猶是矣夫審
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疎惰慢則失義
方象焉左右前却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一失二成功
盡棄誠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爲
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失之過亦不失之
不及所以爲中也不失之偏頗流散所以爲正也中正
道之根柢也觀夫臨壺發矢之際性無麤密莫不聳然
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與

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修身之道乎兢兢業業
慎終如始豈非爲國之道歟君子之爲之也確然不動
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懼旣得之而不驕小
人之爲之也俯身引臂挾巧取奇苟得而無媿豈非觀
人之道歟由是言之聖人取以爲禮宜矣古者壺矢之
制揖讓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彷彿也世傳
投壺格圖皆以奇雋難得者爲右是亦投瓊探闕之類
耳非古禮之本意也予今更立新格增損舊圖以精密
者爲右偶中者爲下使夫用機徼倖者無所措其手焉
銘明何景明投壺銘曰直爾躬發爾矢雖不中不遠

矣 袁九齡壺矢銘曰矢肇柘棘禮射所沿慶馬歌狸

侑樂賓筵淮通作酒齊晉相先玉女石妓巧鬪嬋娟崇石

妓善隔 累掇連取曹偶夔然倪老善削豐本銳前東南

竹箭美亦具焉宜配鳧壺雅歌盤旋君才元淑賦言百

千邯鄲淳字元淑 青門拍板音以節宣妙製一手奇會

兩全為物雖藐借君永傳

淵鑑類函卷三百三十

